

## 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九 Door2-001-017

###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九

唐清涼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

第二藏教所攝；中二，先藏攝，後教攝。前中亦二，先藏後攝。今初藏，謂三藏二藏，通稱藏者，以含攝故。世親攝論第一、莊嚴論第四，皆云：彼三及二，云何名藏？答云：由攝故。謂：攝一切所應知義；攝即包含。

第一，講這個教起因緣呢，已經講完了，現在是第二啊，「藏教所攝」。

「中二」：在這裡邊呢，又分出兩科來。「先藏攝，後教攝」：先先講的是這個三藏所攝；後而講的呢，就是這個教攝。「前中亦二，」：在這個藏攝裏邊呢，又分出來兩種，「先藏後攝」：先呢，就講這個藏；後，是講這個攝。

「今初藏」：現在先講這個藏。「謂三藏二藏」：三藏二藏，這後邊呢，都有講，現在先不必講。「通稱藏者」：那麼三藏，和二藏，通通啊，都稱它作「藏」的原因，「以含攝故」：因為啊，它有含藏著的意思；含攝，也就是含藏，含藏的意思。

世親呢，是世親菩薩；我們都聽說這個世親、無著這兩位菩薩，世親呢，他作的這個攝大乘論這第一，和莊嚴論第四，在這個莊嚴論呢，這第四卷說；「皆云：彼三及二」：那裏邊呢，那個論上啊，都說，彼三，就是三藏；及二，和這個二藏。「云何名藏呢」：這個三和二，為什麼都叫它叫藏呢？

「答云」：這啊，他自己作的問答；答，就自問自答，就說了；「由攝故啊」：為什麼叫它叫個藏呢？就因為它有含藏的意，有包攝含藏的意思。

「謂：攝一切所應知義」：因為在這個「藏」裏頭啊，包藏著一切所應該知道的這個道理，所以呀，叫個「藏」，它都在那個裏邊呢，含攝著，所以呀，說這個攝。怎麼叫攝呢？「攝即包含」：這個攝的意思就是包含，也就是攝受，攝取。以前沒講就好像那個吸鐵石似的；你吸鐵石，啊，除非你沒有鐵，你若有鐵就能吸得來，這就啊，是一種包含，也就是啊，這個含攝。

現在這個文上啊，說的有《攝大乘論》，這一部論呢，是這個世親菩薩他造的；那麼有人說呀，是世親造的；有人說是無著造的。那麼無著和世親他們兩位啊，是兄弟；大約兩個人呢，合著造的；或者一個人造一半；那

麼這樣子呢，造成這個論。

就由啊，**玄奘法師**，就把它翻譯過來，翻譯過來呀，**十卷**。那麼以後在這個梁，唐以後的這個梁；又有個**真諦法師**，這個真諦法師呢，也翻譯這一部論，他翻譯呀，十五卷，所以就說有的叫《梁攝論》；這是啊，和這個唐朝啊，這個不同的；其實啊，就是一個。那麼這個攝大乘論，是天親菩薩他所造的，是玄奘法師，和真諦法師他們兩位翻譯的。

Door2-002-018

言三藏者，一修多羅藏；二毗奈耶藏；三阿毗達磨藏。

所說這個三藏，三藏，以前都講過很多次了。第一，就是「修多羅藏」：經藏。第二，「毗奈耶藏」：是律藏。第三，「阿毗達磨藏」：就是論藏。這叫三藏。

初中先辨名後顯相。今初亦名修妬(勿×` )路，亦名素怛𑖀；此皆梵音楚夏。

在這個經藏啊，梵語叫修多羅，又叫嘛，修妬路，又叫素怛𑖀。那麼究竟

是什麼呢？究竟是個經。所以呀，「初中先辨名」：先呢，辨別明白了這個名義，把這個名啊，給它立定了，「後顯相」：後啊，再把這個相，它的相，它是一個什麼樣子？他這個形相是什麼樣子？究竟這啊，把它顯露出來。

「今初」：現在講這個初，就是辨名，「亦名修妬路」：修妬路，修多羅，這個呢，都是一樣的，修怛纜，都是一樣的，素怛纜，都是一個名字。這個一個名字啊，有的地方口音就輕一點的，有的地方口音就重一點的。口音重的，那個舌頭啊，就大一點的舌頭，那就口音重了；口音輕的呢，那個舌頭就小一點，就像那個雀叫喚似的。那個雀，你看牠一叫，叫的很好聽的，但是牠那個舌頭小；所以牠叫出聲音呢，哎，很尖的，與眾不同。

也這說楚夏：楚呢，就是現在湖南，湖南的地方就叫楚；夏呢，就是長安呢，那叫華夏，在中國的中間呢，又叫華中，又叫華夏。南邊那個楚國呢，就叫楚夏，就士南北音的不同。

在中國有五方言音，五方的言音呢，各處所講的一個字，他讀的這個音聲就不同。好像這個國家的「國」，國家的國呀，國語就說「國」；在山東人就讀成什麼呢？讀成「鬼」。我常給你們講，說是啊，你爸爸在家幹什

麼呢？啊，你爸爸呢？哎，我爸爸在家呢！你爸爸在家做什麼呢？哦，他看三鬼呢！看三國，他說看三鬼呢！

說，哦，你爸爸認字嗎？他識字嗎？他就說了，說，不識字，看小人嘛！這個小人，看人，不識字看人呢，他說，不識字看小人嘛！小人，他說小日ㄣ。好像有那個讀小字眼就讀這個「月」，那個倓虛老法師，你常常看一個老法師，講這個月，他不講月，他說那個「月兒」，你看，這叫小字音；那麼若讀這個老字音呢，就讀「ㄣせㄣ」，你看，這音聲不同的，所以這就楚夏就是這個分別。

其實修多羅、修妬路、素怛纜，唵，一個樣的，就是這個口音輕啊，重啊，的分別。所以這個地方你不要什麼叫修妬路啊？什麼叫素怛纜呢？啊，什麼叫？是這個嘛！你看，誰叫果謙呢？啊，果謙，就是恆謙嘛！就是這樣子，一樣的道理，你們若明白這個，就不用又問，什麼叫修妬路啊？就看見這個修妬路又不認識。

「此皆梵音楚夏」：這一些個名字啊，就都是梵音。梵音呢，譯音，沒譯意；翻譯這個音呢，沒有翻譯意；但是這個音呢，就有的地方口音輕一點的就翻成輕一點的；口音重一點翻重音，這個都是一種啊，楚夏的這種言語問題，學我講經啊！

Door2-003-019

古譯為契經，智論之中，名為經藏。

在古德呀，翻譯這個經字，翻譯呀，「契經」：這個契經，國語讀契經，你廣東話讀什麼？(ㄅㄟ經)，他讀(ㄅㄟ經)，也就不同了。契經，這是古德翻譯呀，這個修多羅，翻譯成契經。怎麼叫契經呢？就是上契諸佛的理體，下契眾生的機緣，這所以契合。在智度論呢，裡邊說，「名為經藏」：這個又叫經藏，所以呀，三藏之中，這是經藏。

契，謂契理契機；經，謂貫穿攝化。

「契」：是契合，也就是所說的契合諸佛的理，契合眾生的機，所以呀，「契，謂契理契機」。「經呢，謂貫穿攝化」：也叫「貫、攝、常、法」，這以前常常講。貫，是貫穿所說義，貫穿，貫穿呢，就貫穿所說這個義；攝持所化的這個機，攝化；常，就是永遠不變；法，就是一種方法。

即契理合機之經，依主受名；契經即藏，持業釋也。

「即契理合機之經」：契理，就是和啊，佛法相合，契機；合機，就是合眾生的機緣，這就叫個經。那麼若是談到契經呢，契經就是依照這個藏啊，來起這個名字。「持業釋也」：因為啊，這個藏啊，前邊不說的這個藏，是包含、攝含、包攝這個意思；那麼既然能包攝呀，它就有一種業相，所以呀，這叫持業釋；釋，就是解釋。

復云：正翻為線；線能貫華，經能持緯。此方不貴線稱，故存於經。

這都是啊，解釋這個經的義理。「復云」：又有一種說法，啊，說的是什麼呢？說這個經啊，若真是真正的把它這個意思翻譯過來中文，就是個什麼呢？就是個「線字」：就是個線字(一條線的線)。為什麼翻譯個線字呢？

「線能貫華」：這個線呢，可以把這個華穿到一起，所以呀，這個經，能把這個字排到一起，也就等於這個線一樣。

「經能持緯，此方不貴線稱」：這個經啊，也是一行一行的；持緯，這個經緯，經緯線；橫著呢，就叫經；順著，叫緯。這個經啊，你橫著看它也是有一行一行的；順著看，還有一行一行的；所以呀，這叫好像經緯線似的。這經緯，經能持緯，因為這個經啊，能把這個緯持住，攝持，能把它

攝持住。

「此方不貴線稱」：在中國呀，拿著這個線，是很平常的，你若說是啊，這個經叫線呢，那麼就好像不尊重似的，這個線是很普通的一種東西。所以你若把翻譯經成作為一個線，說這個線，一般人呢，拿這個名稱，不尊重這個名稱，不尊重這個線，線是很平常啊，很見的一種東西。所以呀，「故存於經」：所以呀，不用這個「線」字；就啊，翻譯成「經」字。

Door2-004-020

有云：按五印度，呼線席經，并索聖教，皆曰修多羅。則經正是敵對。斥於古德，經非敵對。

在這個疏文裏邊呢，有很多的是問答詞，所以呀，說「有云」：這有的人呢，這樣說；說啊，「按著五印度呼線」：按著五印度啊，就是東印度、西印度、南印度、北印度、中印度；這五印度啊，那麼都叫這個經啊，叫「線」，又有的叫這個「席經」，又有的叫「并索」，又有的叫「聖教」；這幾種意思呢，「皆曰修多羅」：都叫啊，修多羅。

那麼若是這樣子來講啊，「則經正是敵對」：這個經，和這幾個名稱啊，有多少啊，相敵對；不一定，不是一定相敵對，他這個就說有一點點相敵對。「斥於古德」：這個斥呢，就是駁斥。就是啊，駁斥啊，這個古來的人這麼說啊，這個道理。「經非敵對」：說這個經啊，和這些個名稱啊，都不敵對，不衝突，就是不違背，就是也可以講的通。

這個敵對呀，不一定說好像那個敵人呢，這麼對著作戰呢，不是這樣子；就是有個違順不合這個理。那麼駁斥這古德呀，他所說的這個道理，也不一定對；所以呀，說這個經非敵對；這個經啊，就翻譯成經，和這個線呢，和這些個名詞啊，也都相合的。

那麼這個若是啊，講起來，這裏邊為什麼說敵對呢？就因為有那些個沒有事情的人呢，就找事情來幹；沒有工作的人呢，恐怕就是會失業，所以呀，就這麼找一點事情來做；說，這個也不對的，那個也不對了，那個也不好！就像這個考古學家似的。

這考古學啊，啊，說，你那個不對的，沒有什麼根據；我這個是對的，我這個有什麼什麼根據。其實你那有什麼根據？啊，你那個，我說你那也不對！所以這個古人所說的，有的時候也不一定對。因為這個呢，那麼你講

經，就把這個理講通了，就可以；一定說對，說不對，這都是在是非上，在是非。

「開口便錯，舉念即乖」，你呀，本來沒有什麼可說的，這所說出來的，都是沒有事情找事情幹。

那麼我講到這個地方，我想起昨天晚間講啊，說是這個真諦，是梁朝時代，唐朝以後的。那麼今天呢，這個果寧和果謙呢，他們就來研究這個問題；那麼他們也講的很有道理；說是這個疏抄啊，是在唐朝清涼國師寫出來的；如果在這個唐朝以後，怎麼會放到這個疏抄上呢？這是對的。

所以今天呢，就把它搬到這個唐朝以前去；不管它願不願意搬，我們就給它搬家，不違後記嘛！那麼所以呀，你們各位在這個地方啊，也要以後也要很清楚的，說，哦，這個疏抄，在唐朝以後的人怎麼可以放到上面呢？那麼唐朝以後的人，甚至現在的人都可以放到上面，也沒有問題的；只要你加上一個名字就得了，是不是啊！所以這也講的通。不過，那麼在這個用歷史學來研究啊，這是講不通。若是用這個佛法來這個變化呢，也可以說的通。那麼以後你們各位啊，也都注意這一點，要按著這個學者的這種研究佛法的眼光來研究佛法這很對的。

那麼在這個對對子啊，我今天把你們個人對的對子都給批完了，都給改完了。本來在出這個對子的時候，我就有一幅對子，我很歡喜的。我也試一試啊，有人對的，對上這個對子，對不上這個對子？像不像我願意對這個？那麼結果呢，沒有人對的像我所想的那個對子。

那麼現在我寫出在那邊黑板上，在那邊邊上啊，我寫的很小的字，比那個大字小一點，那就是我對的；我現在不妨啊，念給你們大家聽聽。什麼呢，我對的？啊，我對的，「旋乾轉坤」，這個山海呀，我給它對乾坤，旋乾轉坤；「變新天」，變一個新天地，變化，令這個天地也變化了，變一個新天地，這個舊的不要它。因為這個現在這個是人人都歡喜新的，我們天地也都換了，變成新的。那麼這是啊，我想對子，你們都沒有對上這個對子，我就把我也對一副。這個有一些個人對的還都有點意思，很不錯的，不過我記不得是哪一個。「移山填海真大地」，「旋乾轉坤變新天」。

那麼就好像啊，我方才說講經，不記得講到什麼地方，然後我又講了，這果謙呢，心裡就一定想，哦，我這打妄語，師父都打妄語，所以他在那笑起來。這回呀，師父不單講打妄語，而且還要啊，躲懶偷安，因為我給你們講經講這麼多年呢！我也沒有一個Vcation，也沒有一個Holiday；啊，

不要說兩個禮拜、三個禮拜、四個禮拜、五個禮拜，就連兩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恐怕都沒有，你們到這啊，這幾個暑假班，和平時啊，常常都是講經的，所以把我弄的也很忙，把你們弄的更忙！啊，誰都沒有休息的時間。有的忙的太厲害了，就要去Vcation；他這一Vcation，那我也想起這麼多年我也沒有Vcation，太苦了！

啊！也沒有人請我去Vcation；我想去Vcation！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啊！那沒有地方去啊，還是到這個廟上來Vcation，就在這個廟上Vcation好了！所以呢，雖然不能到旁的地方去，可以懶幾天，所以由明天開始啊，我預備就不講經了，這個來一個四天的Vcation；等到禮拜天呢，才繼續講。

所以這麼多年，沒有過Vcation，這是第一次，我相信你們各位呀，一定是很贊成我這個Vcation，一定是啊，鼓掌很這個高興的！所以呀，我今天晚間告訴你們；但是，是不是不講經了呢？廟上還是一樣講經，不過不是我講，由這個果謙呢，和果寧啊，他們兩位先輪著，在這四天輪著替我講；那麼過這四天呢，我還是不要去Vcation了。

Door2-005-021

今更詳之，若一名四實，皆為敵對，則古如所破。若兼順義，經自屬於席經，敵對應名聖教；故梁攝論譯為聖教。彼論云：有阿毗達磨，非是聖教。為成聖教故，加修多羅名。

在前邊呢，說這個用經的名義，就和啊，其它這個名義相敵對；相敵對呀，就是不相合，這個名字啊，就是很不合這個法的道理。現在更詳言，把它再詳細說一說這種的情形。

「若一名四實」：假設啊，用一個名字，這有四種的意思，「皆為敵對」：本來是啊，不相合的。這四個名字，用一個名字來代表啊，那麼和其它三個名字啊，就不相同了，所以這叫敵對。

「則古如所破呀」：要是這樣子啊，那麼古來的人所說的這個道理是他所呀，破的；破的，就說敵對這個道理是對的。這是啊，「先縱後奪」，縱，怎麼叫縱呢？就是說他那個對；以後啊，就奪，奪呢，就是說他那個不對。那麼現在這一段文是說他的對。

所以「若兼順義」：假設你若說合乎這個道理的這個意思的話，「經自屬於席經啊」：這個經啊，的名字，它就屬於這個席經；也不屬於「線」，

也不屬於那個「井索」，也不屬於這個「聖教」；這個經的名字就是席經，和席經的一個意思相同，其它三個意思啊，都不相合了。「敵對應名聖教」：那麼它所敵對的，這個經的敵對，就應該名字，它的名字就叫聖教；這個聖教，和這個經，就相敵對了。

所以在這個「梁攝論」：這個梁啊，梁朝所翻譯的那個攝大乘論，「譯為聖教」：他那個論呢，就翻譯為啊，叫聖教。「彼論云」：在啊，這個攝大乘論裏邊有一段文他就說了，說什麼呢？說「阿毗達磨，非是聖教」：這個阿毗達磨啊，這是個論，不是啊，聖教。「為成聖教故」：可是啊，它能成就這個聖教的道理，能幫助這個聖教；「加修多羅名」：所以呀，也給它加一個名字叫修多羅，這給它這麼一個名字啊，叫修多羅。

這個一個名字，有四個意思，當然呢，對其它三個意思，都不相合。那麼這就好像啊，什麼呢？好像在印度有一個名字有四個意思。這一個名字叫什麼呢？叫「**仙陀婆**」。我講楞嚴經的時候講過這一段的意思。

這仙陀婆啊，有四個意思，什麼呢？這四個意思，第一的，就是一個鹽的意思，吃這個仙鹽這個鹽。第二個意思呢，馬也叫仙陀婆；這個仙鹽也叫仙陀婆，馬也叫仙陀婆。喝這個水呢，也叫仙陀婆。那麼小便這個便壺啊，

這個便壺也叫仙陀婆。

仙陀婆，這一個仙陀婆的名字呢，就有四個意思；四個意思，這個王啊，要是叫一個名字的時候，就分在什麼地方叫。那麼這個有智慧的這個大臣呢，就知道他叫什麼。譬如，這個王若在吃飯的時候，要仙陀婆，你就可以給拿一點鹽來，拿一點鹽呢，他想加上一點鹽。如果他吃飯的時候要仙陀婆，你把那個小便的便壺給他拿來了，那就是錯了，就不對了。

小便那個便壺啊，在古人的時候，不是廁所這個這樣，它有一個壺，就好像那麼一個東西有蓋呀，他用來做小便的，那也叫仙陀婆。那麼他吃飯的時候你如果給他拿個仙陀婆來，拿個小便便壺，他一定是不對的。

譬如他走路，他啊，走路要去旅行去，他說我要我的仙陀婆，把仙陀婆給我拿來；那麼你這時候有智慧的臣呢，就會給他把他馬給牽過來，他騎那一匹馬給牽來；如果這個時候你若給他把那個鹽拿來，啊，他正想要跑路呢，你給他把那鹽拿來，你說，他就沒有用了。這就看這個人呢，當時這個智慧，這有智慧的人就知道，喔，這個國王現在要馬了，他要騎著馬去旅行跑路去。你這時候就不能給他拿那個便壺，你若給他拿便壺，那也是不對了。

這個國王要小便的時候，他要仙陀婆，這個時候你應該呀，就把他便壺給拿來；你不能給他拿來一點水，你給他拿來一點水，啊，他本來要小便，你再給它拿來水，他怎麼可以！你也不可以給他拿來鹽，也不可以給他拿來馬。啊，所以呀，這就看有智慧的人呢，就懂他的意思。

那麼這國王若渴了的時候，想要喝水，他說，啊，我現在要仙陀婆啊，這時候你不能給他拿便壺來；你給他把便壺拿來，他根本要喝水，他不會喝尿啊！所以你不能把這個便壺給他拿來，你這時候也不能給他拿鹽；他本來就渴了，你給他拿鹽，他更渴囉！你也不能給他把馬給拉來；哦，他想渴了，你給他叫他騎馬，這也是不對的。

所以這一個名字有四個東西，那麼這個經的意思呢，也是這樣子。你用這個經啊，這個意思，就是代表那四個，你呀，它是契經，這個契呀，就是契合的意思，所以呢，這一個名字，有四種的意思。

Door2-006-022

古德見此，儒墨皆稱為經，遂借彼席經，以目聖教；則雙含二義，俱順兩

方。借義助名，更加契字；揀異席經，甚為允當。

「古德見此」：古德呀，就是古來有道德的人；那麼這個人呢，不一定指著某一個人；就是有道德的，都是這樣子說，都是這樣見。「儒墨」：儒，就是儒教；墨，就是墨教；儒教，就是孔儒為教主，孔儒，就是孔子，姓孔名儒，字仲尼；這個尼字，是尼山。比丘尼呢，也叫這個尼。

那麼這個孔子啊，叫儒，儒教。墨，就是墨教；墨教啊，是墨翟(卅丂)；墨翟呀，就是和現在這個耶穌教是差不多的樣子。但是這個耶穌教，是只講而不實行。這個墨子，墨教是實行家，是真正講博愛的；博愛怎麼樣呢？他這個博愛，這個偉大，他真是偉大的。但是孟子就罵他，罵他是什麼呢？罵他是禽獸，罵他是禽獸不是個人。那麼他這麼實行，孟子都罵他；那麼要是光口說的，那孟子更罵他了。

怎麼樣呢？當時啊，在這孔子以前，就有這個楊子，和墨子；楊子呢，就楊朱；墨子呢，就墨翟。楊子，是專門為我的，為我，什麼都要為我自己作著想；也就是一個什麼教呢？自私的教，最自私的。墨子呢，就是一個最不自私的，就是一個大公無私的；可是公的太過了，太過公了！楊子呢，是一個不及；墨子，就是一個太過，所以都不合中道。

楊子「為我」怎麼樣啊？我告訴你們，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為也」，只拔他一個毫毛，拔起來，對於天下整個人類呀，都有利益了，都好了，他也不幹的！你看，拔我一個毛利益你我才不幹呢！啊，你看這個，自私的這麼厲害！只拔一個毫毛，不要說布施多了，布施多了，那更談不到了；只拔一個毫毛在他身上，就對天下眾生啊，都有利益，他也不幹這個事情！哼，你看這個人！

墨子就不同了，和他大反對；說，你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為也；我呢，哈，怎麼樣？摩頂，從這個頭頂上，從這個頭頂上，這個摩頂；這個摩頂，不是這個摩頂；就是從頭上給他，從頭啊，劈到腳底下，這一刀就給劈兩半了；「摩頂放踵利天下，為之」，若對天下只要有利益，你就把我殺了，我也去做去！你說這是不是實行家？啊，這真是愛天下的人，老百姓，愛天下的人民，只要對你們大家有好處，我就幹；把我自己生命犧牲了，沒有關係的，他就這麼偉大！

雖然偉大不是嗎！孟子就說了，說，「楊子為我，是無君也」，他沒有皇帝，為什麼？他就是最自私，他不幫著皇帝，是無君也。墨子兼愛，墨子他誰都愛，啊，不論是他父親母親呢，不是他父親母親，他都愛。兼愛，

就是現在耶穌教講的博愛呀，就是兼愛；兼愛，利天下為之；「墨子兼愛，是無父也」，他是沒有父親的一個人；沒有父親，你看，他親疏不分，對誰有好處他都幹；沒有遠，沒有近，沒有親，沒有疏。

你應該愛你，從你家庭裏先做起啊，愛你爸爸媽媽、姊姊妹妹；然後再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啊」，你這麼樣子。他不是這樣子，他是啊，啊，不論遠近，你我他都是愛，就是這個講博愛，這麼樣子，搞得亂七八糟。啊，所以孟子說，哎，這「無父也」，他沒有父親，「無父無君，是禽獸」，說這沒有父親，沒有皇帝，這簡直是禽獸，孟子就這麼罵他們。

啊，那麼這個墨子這種兼愛，他能去實行去；所以在當時有一班人信仰他，可是孟子都罵他們。孟子不是好罵人的人，但是啊，他見著這種迷糊人的到啊，旁門左道，得了！所以他就要批評他們。

那麼墨子啊，本事很大的，墨子在當時啊，就會做這個飛鳶，他會用一個木頭做一個飛鳶在空中飛，飛幾百里路的，都可以的。墨子在幾千年以前，你看那時候墨子就會做這個。說是，那我們沒有在歷史上沒有看的見的！中國所以呀，就是這個樣子，所以現在，就什麼他也不寫到書上，也不記

載，就這麼，所以一般人都不相信。其實在那時候，要是一發明，早就可以做飛機，做飛彈，什麼都可以做的。你看，在周朝那時候，中國就會有炮，就有炮了，會做這炮，幾千年以前。他就是怎麼樣？不發明！若是繼續往前發明，咦，這個炮怎麼這麼樣會響？又變一個方法，變一個方法，早就！在中國的人，他不想發明這殺人的利器，唉，這種東西是對人類不好，再不要研究它了！就這樣子。啊，這是墨，墨教。

那麼你們現在對這個中國儒教，就孔子所講的叫儒教。墨教，就是墨翟。

「皆稱為經」：所以呀，儒教也叫經；《詩經》、《易經》，《禮記》、《左傳呢》，這很多經，有《三字經》。墨子的呢，叫《墨經》。

「遂借彼席經以目聖教」：因為啊，這樣的在中國啊，有叫經的，所以呀，遂借彼席經，就借著這個印度這個叫席經，以目聖教，要給他，給這個聖教來起個名目，也叫經。「則雙含二義呀」：則這個，這個經的意思啊，也是有這個席經的意思，也有中國這個墨子啊，孔子這個經意思，則雙含二義，含兩個國家的意思。

「俱順兩方」：這個俱順兩方，也和雙含二義一個樣的意思。就說，兩方意思啊，人都懂了，都明白有兩個國家意思。「借義助名」：借著這個意

思，來呀，幫助這個名字，「更加契字」：在經上啊，又加上一個契字。

「揀異席經」：這個揀別呀，和這個印度這個席經啊，這個意思不同的。

「甚為允當」：這是非常之好了，最好了！啊，這就，允，當個信字，信字講；信真了，是很應當的，信真了是很應當的這樣子。

### Door2-007-023

二顯相者，西域四名，所目雖殊，意義相似，故同稱修多羅。而聖教多含，具上三義。

這第二啊，是顯這個修多羅的相。這修多羅這個相啊，是在這個印度啊，有四個名字；四個名字，就是線、席經、井索、聖教這四個名字。「所目雖殊啊」：它這個名目雖然不同，各有各的名字；「意義相似」：可是啊，這個意思呢，大概都是差不多，相似啊，就好像一個樣子。這個線，也有一點席經的意思；席經，也有一點這個井索的意思。那無論你是線、是席經、是井索，都叫修多羅，也都叫聖教；所以呀，意義相似。

「故同稱修多羅」：所以呀，這四種的意思，都叫修多羅。「而聖教多含」：而聖教這個意思啊，就包含很多很多的。聖人所教化眾生的言語，也都叫聖教。那麼這裡邊呢，在這個經、律、論，都包括在內，所以呀，都叫修

多羅，而聖教多含。「具上三義」：這個聖教啊，也包含這個線，也包含這個席經，也包含這個井索；前邊呢，上邊所說這個三個意思，在這個聖教裏邊都包括著了。

Door2-008-024

故雜心云：經有五義，一曰涌泉，二曰出生，三曰顯示，四曰繩墨，五曰結鬘。涌泉則注而無竭，出生則展轉滋多，義同井索，有汲引故。顯示正是聖教，顯事理故。繩墨，則楷定正邪；亦是繩之為經，能持於緯，同席經義。結鬘同線；線能貫華，結成鬘故。

「故雜心云」：這個雜心呢，是雜心論；雜心論，這是一個簡稱，具足呢，叫《雜阿毗曇心論》。這個雜呢，就是雜糅的；就有很多的這個道理，都啊，把它雜燴到一起。在這個雜心論，這個第八卷裏邊說，這個經啊，有五種的意思。

第一呢，就是涌泉義，就是從地裏呀，涌出來一種水泉，好像從地裏涌出來水泉一樣。

第二呢，是出生義，它啊，那麼出生啊，一切的道理。

第三呢，就是顯示義，把它顯明而指示令人明白。

第四呢，叫繩墨義，繩墨，這個就好像啊，作木匠啊，有那種繩墨，這種的意思，就是有一種規矩。

第五呢，是結鬢義，這個意思啊，就是結鬢，好像啊，穿上一串花鬢一樣的。

「涌泉，則注而無竭」：這個涌泉呢，就好像那個水呀，流注出來，沒有啊，窮盡的時候，啊，總也不斷；它接接連連的，這個水，總是不會斷的，這叫涌泉義，注而無竭。「出生，則展轉滋多」：這個出生啊，就是由少而輾轉呢，就多了；這個經啊，這是由少而多。

「義同井索」：這個意思啊，和這個井，汲水的那種索一樣；井裡邊呢，你想要取水，要用一個一條繩啊，那麼栓上一個罐，在這井裏往出取水，這所以「汲引故」：它因為啊，有這個汲引，汲引的這種的作用。「顯示」：什麼叫顯示呢？顯示，「正是聖教」：這就是啊，聖人所說的教化眾生的，一種言語，把事也顯出來，「顯事理故」：把這個事也顯出來，把這個理也顯出來，顯事理故。

「繩墨，則楷定正邪」：這個繩墨呀，楷定，也就是有一種規矩；你由這

個有繩墨了，就知道哪個是正的，哪個是邪的；你若是沒有這種得規矩，這種繩墨的，你就不知道什麼是正，什麼是邪的？因為你沒有個比較，沒有一個規矩；所以就不知道哪個是對，哪個是不對？那麼這有繩墨了，你就知道啊，這個邪和正，這楷定，他楷，就是楷模，就是一個規矩的樣子，楷定邪正。

「亦是繩之為經」：也啊，就好像一條繩啊，這一個經，一個緯似的；「能持於緯」：能啊，這個經啊，能知道這個緯，「同席經義」：也就啊，這個意思啊，同席經義，和那個席經意思是一樣的。

「結鬢同線」：這個結鬢呢，結這個華鬢，意思啊，就是要用一條線，「線能貫華」：這個線呢，能把這華貫穿起來，串到一起它；「結成鬢故」：由這個線，才能結出這個華鬢。這也就是說這個經啊，由這個經，才能啊，令人生出智慧來，這個智慧，就好像這個華鬢一樣。

Door2-009-025

總上五義，不出貫攝。

「總」：是把它總起來。前邊那是分別的來說的，現在把它總起來。總起來前邊所說的這五種的義理，就是涌泉、出生、顯示、繩墨、結鬢，這五種的意思，那麼就是用兩個字來把它包括了。這兩個字，就是「貫攝」：貫，就是貫穿所說義，把這個義理呀，都貫穿到一起；攝，攝持所化的機。這個貫穿所說的義，攝持所化的機，這兩句話，把這個經啊，義理，就包括無餘了。

那麼我們這個經字啊，現在知道它有以上所講的這種種的義理；你把這一切的道理都明白了，你才能知道佛所說的這個經典究竟啊，是為什麼？佛所說的經典，就是令我們眾生返本還原，反迷歸覺，也就是啊，背塵合覺。要不然的時候，佛所說經典，若沒有眾生來聽它，這個經典也沒有用的。所以若沒有眾生，也就沒有經典；沒有經典，啊，就不會教化眾生成佛。

那麼我們聽經，聽的很多了，都要照著經典去實行去；不要聽的越多，迷的越深，聽說講經，我不相信！你既然聽經，就應該相信，信經的道理。經上所說的道理，我們知道一點，就去做一點；知道兩點，就去做兩點；所以一定啊，要去實實在在的去行去。

所謂：「說的是法，行的是道」，你說的好，說的妙；若不實行啊，就沒

有道；你這道，你若不去修行去。說我會講經啊，你會講經，你不會行經，你不會修行，那是沒有用的，一定要會修行。修行，怎麼修行呢？就是去毛病！你能把毛病去了，就是修行。

好像前個禮拜，我們出那個對聯是說的，「移山填海真大地」，什麼叫山呢？就是我們那個貢高心，就是山；什麼叫海呢？就是我們那個自卑感。你有貢高心，就是有高山；你有自卑感，啊，那就是有大海。

怎麼叫自卑感？就覺得，哎呀！我不如人呢，我這個人呢，真是沒有用了，啊，死了好！在世界上啊，簡直的太沒有意思了！啊，快點死了，或者來生啊，會好一點。誰不知，哈！你今生都沒弄好呢，來生更壞了！你死了，死了，這叫臨陣脫逃。臨陣脫逃，就好像在南越那個美國兵啊，到那地方就跑了，不打仗跑了！跑了，你說怎麼樣？連自己的國家也回不來了，要跑到其他國家去求人家幫助他。那麼這是世界上啊，這還有個地方跑。

啊，你在這個活著的時候若想死，這個臨陣脫逃，跑，沒有其它地方跑；一跑，啊，就跑到地獄去了。跑到地獄去，啊，這個閻羅王就說了，說，哦，我把你送走了，你又回來了，啊，好了！去到那個刀山劍樹上再試一試去了！所以，啊，你覺得在這個世界人間苦，到那地方更苦！一天到晚，

苦！苦！就是哭！像那小孩子就哭，在那個地方哭；哭，也沒有人呢，救得到你。啊，那麼平真大地，你把你那貢高心去了，自卑感也沒有了，也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了，啊，真大地，這就平地了，變成平地了，這要往修到上這麼講。那麼所以那個對聯。

這個對聯呢，這個就前個禮拜這個二對聯是說的，「聽經聞法應修道」，你聽經啊，聞法，應該修行，你不要不修行，你不修行，那聽經有什麼用呢？聞法有什麼用啊？所以要修行。

這回呀，有幾個人對的不錯，這個可以說是這個果威呀，可以算第一名了，這個對聯，他說，「明心見性要參禪」，你想明心見性嗎？那你要參禪的；你不參禪，沒有法子明心見性。參禪就怎麼樣呢？參禪，就是打坐嘛！還有一個，我記不清楚了，不知道誰對的，說，參禪打坐怎麼樣子怎麼樣子！那個，哈，了生死，了生死。這個了生死啊，應該換了一個「了死生」；因為這個你聽經聞法應修道，參禪打坐了死生，它這個兩個音呢，不是都是短的音，這要一個長一個短。你看，「道」，「生」這個長了。

所以這個對對啊，有的對的不錯的，有的對的也很不好的。因為什麼呢？因為啊，根本就沒有學過，認的中國字又沒有多少，但是還能敢對，這個

敢對啊，啊，我不管你對不對，我給你改了，對了算，這麼樣子。

那麼我們這個第三個暑假班也開始了今天，各位呀，不要把光陰空過了，有時間呢，應該用用功。不要去啊，盡充穀子！充穀子，就什麼叫充穀子你們懂了嗎？這個修道的人講話就叫充穀子。就好像那穀子啊，米上外面有一層皮啊，這叫穀子，充那個穀子。

在這個我們道場的規矩呀，大約立出來，沒有立出來我也不知道？不過我們人人呢，都應該愛護常住；愛護常住啊，不要拿這個常住當個長處；常住就是我，我就是常住。那麼常住若不好，我若對常住不好，這個道場就不會好；我若好，常住就好。

那麼還有一件事，這叫什麼？cushion(椅墊)，很好看的，那麼剛一拿來的時候有人呢，放到我這個坐的這個凳子上，我一想啊，我也沒有福報，怎麼可以坐這麼美麗這麼漂亮的cushion？頭一天，我坐了一天；第二天，又坐了一天；第三天拿來，不單一個，變成兩個了，在我這裡有兩個，後邊一個，坐著還一個；啊！我自己呀，生大慚愧！

為什麼呢？說，我有什麼德行，啊，坐這麼兩個這麼美麗的墊子？所以我

趕快拿到放到下邊給大家用，公家用。那麼這是我呀，因為自己沒有福報，不敢用這麼好的東西；現在有人說了，哎呀，這也不值錢的嘛！有什麼好的？你看不值錢，我看很美麗的，所以呀，我就不用。

那麼我希望你們各位呀，都愛護這個東西，不要隨便呢，把它就弄邇邊了，弄的壞了，或者呀，自己放到後邊呢，放到靠到牆上啊，靠的更邇邊，那麼希望各位啊，都要愛惜這個東西。這個雖然是不太美麗，但是我們這佛堂也是很醜陋的；所以佛堂因為醜陋，這個也就變成美麗了，所以各位呀，啊，好好想一想，我也不多說。

Door2-010-026

故佛地論第一云：能貫能攝，故名為經。以佛聖教，貫穿攝持所應說義，所化生故。此或貫攝通所說所化，或貫穿法相，攝持所化。

在前邊呢，所說這個不出貫攝這兩個字。所以這一段文呢，就引證啊，這個貫攝這兩個字的意思。

「故佛地論第一云」：在啊，有一部論叫佛地論，它那個第一呀，卷，說

過。它說什麼呢？說，能貫能攝，故名為經：它說啊，能貫穿所說的義，能攝持所化的機，所以呀，它的名字就叫經，給它起個名啊，叫經。「以佛聖教」：因為啊，這佛所說的聖教，和佛所說的這個法呀，這都叫聖教。

「貫穿攝持所應說義」：貫穿呢，這個所應說的這個道理，攝持啊，所應化的這個眾生。所以呀，說啊，「所化生故」：這個所化生啊，就是攝持所應化的這個眾生。「此或貫攝通所說所化」：這個貫攝呀，現在所說的這個貫攝，它呀，通於所攝，所說的這個法，所化的這個機。啊，或者呢，又有說這個貫穿，所說的這個法相，攝持啊，這個所化的這個眾生。

又世親攝論，釋貫穿云：謂能貫穿依故、相故、法故、義故。

又世親《攝論》釋貫穿云：這個呢，是說世親這個《攝大乘論》，裏邊呢，解釋這個貫穿這兩個字。他是怎麼說的呢？他說啊，「能貫穿依故」：依，就是有所依，有所依靠；「相故」：能貫穿這個相；「法故」：又能啊，貫穿這個法；又能啊，貫穿這個義，「義故」。這是啊，攝大乘論的解釋這個貫穿這個意思。

依者，謂依於是處；由此為此，而有所說。

什麼叫依呢？這個「依者」：所說這個依呀，「謂依於是處」：依靠到啊，這個地方。這個地方，是什麼地方呢？是說經的地方。說經的地方，就是在那個摩竭提國，說這個《華嚴經》啊，在摩竭提國說的。摩竭提國呢，就是這個「處」。

「由此」：由，就是因由，也就是因緣；因為有說經的因緣，所以才說這個經，這是由此。「為此」：那麼有了說經的因緣，因為有說經的因緣，所以呀，就為這一切的眾生的機呀，來說這個經，這叫為此。「而有所說」：才啊，有所說這個法。

Door2-011-027

相者，謂世俗諦相，勝義諦相。法者，謂蘊、界、處、緣起、諦、食、靜慮、無量、無色、解脫、勝處、徧處、菩提分、無礙解、無諍等。義者，隨順密意說等。

相者，謂世俗諦相、勝義諦相：前邊這解釋這個依處。那麼現在這個說這個「貫穿這個相」。貫穿這個相，是什麼相呢？相，有兩種相。第一種就

是說的「世俗諦相」：就是世間法，就是俗諦，所說的就是俗諦。第二呢，

「勝義諦相」：勝義諦相，又叫真諦。這是啊，說這個相，貫穿這個相。

「法者」：這個法呢，就多了。總起來說，不出啊，這個五蘊的法、十八界的法、十二處的法；若是分開來講，就有八萬四千法門那麼多的法。那麼總起來這個法，就是說的五蘊，五蘊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這五蘊法。

「界」：就是十八界。十八界，就是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這個根塵識合起來，這叫十八界。

「處呢」：就是十二處。十二處啊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，這有六個，六處；色聲香味觸法，這有六處，這合起來叫十二處，十二個地方，十二個處所。

「緣」：就是十二因緣。這十二因緣，就是無明緣行、行緣識、識緣名色、名色緣六入、六入緣觸、觸緣受、受緣愛、愛緣取、取緣有、有緣生、生緣老死，這個叫十二因緣，那麼這說的這個緣起，緣起呀，就說的這個十二因緣。

「諦」：就是說的四諦，苦、集、滅、道，這四諦。

「食」：食啊，就是四種食。這個四種食，都是什麼呢？就是分段食、觸食、思食、識食。

那麼這個分段食：就凡夫啊，有分段食。因為你有你一份，我有我一份，就叫分段食；吃的時候啊，一個人一份，這叫分段食。

鬼神呢，就叫觸食：這鬼神，你給他上供，他到這用這個鼻子啊，觸一觸，(就是是那個色聲香味觸那個觸)，這叫觸食。

有思食：思食啊，天上的人呢，他們就是思食。他一想吃什麼東西，什麼東西就有了；有了，他吃飽了，這東西又沒有了。不像我們這個人，想吃好東西，它也不來；除非有錢去買去，那麼可以有。若不買呢，你怎麼想，你想它，它不想你；你認為它不錯，它認為你是不好，所以它就不親近你。

天人呢，就是一想就有了，就來了，不用用錢買。

再到那個空無邊處天、識無邊處天，他就有一個識，就那個識啊，那個思

食啊，還得要想一想，他這個不用想了，就在那個識裡邊呢，他就有了，有一種食，這個識食。

這個佛法呀，很難說的，說出來啊，有人就相信，有人呢，就不相信。說是啊，法師講這四種食，這個分段食啊，我相信，是對的；你有你一份，我有我一份，他有他一份；每人一份，這個分段這麼樣來吃，這是對的。至於說到這個觸食上，鬼神他觸一觸就飽了，怎麼我觸一觸不飽呢？啊，你想觸一觸就飽嗎？那就快一點做鬼去囉！或者做神也可以，那時候才能飽呢；所以現在你沒有法子飽，但是你聞一聞那個味道，也覺得，啊，很不錯的。

這個講起來這吃的東西，吃的東西，你認為它是死的東西是不是？其實它有它的生命。好像這個果品之類，每一種果品，有它的生命；你把這果子的種子種到地下，它就會生。為什麼它會生呢？就因為它有生命，它有個「仁」；(這個仁呢，就是單立人邊，加上一個二字那個仁)，它有仁。那個仁呢，就是個生命；這個生命啊，在凡夫肉眼來看，就是那麼一個；你若開了五眼呢，你一看，它變成兩個。

說這個我不信！那是眼睛花了，所以才一看，看出兩個來。不錯，眼睛花，

也看這個東西可以看出兩個。這個開五眼的人呢，也能看出兩個，它兩個。怎麼看出兩個呢？看出它那個生命，看見它那個靈魂。所以上供的這果品，你供完了之後，它那個生命會沒有了，它那個靈魂呢，被那鬼神給吃去了。那鬼神觸啊，就是吃它那個生命。

這個供佛呀，那個佛也受用啊，它這個生命。所以呀，我告訴你們，供完了佛，或者供完了鬼神，這個果品呢，你再一吃它，它那個味道啊，就沒有那麼好了。你若沒有供過的，你吃它，它就那個味道很好的。為什麼它不好了呢？就因為它那個生命沒有了，死了。這是觸食的這一個解釋。

在我沒說之前呢，你們不知道這個秘密；說過之後啊，你們以後啊，供的水果大約沒有人吃了。不過，話又說回來，雖然沒有味道，但是，這是佛啊，吃剩，剩下的；你若吃一點呢，或者就有了佛的味道，種了一個佛因，佛吃剩下的你都願意吃，所以這個和佛結緣。那麼我說過這個道理之後，恐怕以後供佛的水果，又大家要搶著來吃！你說這個奇怪，說過了就要搶，不說過了，就沒有人吃。啊，說過這個道理，啊，沒有人吃了；再說那麼一個道理，又，又要搶著吃；究竟哪個對呢？我也不知道？

「靜慮」：靜慮呢，就是禪那。禪那是梵語，翻譯過來叫「靜慮」。它靜慮呢，也有四種境界，就是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可沒有五禪。那麼不懂佛法的人，聽講到有四禪，他就以為有五禪，有六禪，就啊，亂安出來一些個禪。那麼這個靜慮，靜啊，就是清淨；慮，慮是思慮；要把你這個思慮清淨。思慮清淨，就是要背塵合覺；塵，就是世間法；覺，就是出世法。你想要背塵合覺，必須要參禪打坐。

在參禪打坐，這種的境界，人人不同的，也人人相同的。因為在一開始的時候是不同；到究竟的時候，就相同。在一開始的時候，覺得腿也痛，腰也痛，坐的很不舒服。你若得到這個靜慮的味道，得這個為食，法喜充滿，禪悅，這叫禪悅。得到這種禪悅的境界，你就吃不吃的，都沒有什麼問題了；以這個禪為快樂，那麼二六時中，都在這個禪的這個滋味裏頭。

這種禪的滋味，比這個糖還要甜，比這個蜜也要甜；天天所喝的是甘露水，所吃的是禪悅食。在這個境界一開始，那時候覺得呀，非常的自在，非常的快樂，再沒有比這個更快樂的，再沒有比這個更自在的。

那麼有一些個人，參禪呢，參的就會有功夫了，你們知道打功夫！在沒有

到初禪的時候啊，有一種境界，這個境界，是很不可思議，所以呀，就叫妙。什麼境界呢？你在這坐坐啊，正在這打坐呢，這個手啊，就會自動的耍起來了，耍，這叫打功夫。這個功夫，它是啊，很自然的，不是啊，像你這學太極拳呢，要怎麼樣用力呀，怎麼樣伸手啊；它這自己，你不要想它怎麼樣伸，它怎麼樣伸了。它這個拳怎麼樣打出去，怎麼樣收回來，怎麼樣這個有一定的；你不要想它，說，我要現在我要這個用這個雲手，或者用推手，或者用什麼什麼，不用的；他自己就會打了。說這是不是著了魔了？不是的。有的人呢，在不知道這個參禪的時候啊，他就害怕了，有這種動作的時候。

這時候，這個身體呀，也非常的柔軟，好像啊這個骨頭都軟了，和肉一樣的，這是啊，生一種變化。在修行人，為什麼都會打功夫，都會幾手？也就是這樣子。他坐，你真要修行，真要參禪，就會啊，有這種成就。你當然是，你坐了兩天半，或者坐那地方盡打妄想，他當然就是與道不相應了。

這個靜慮，靜慮，就是坐那地方，要把這個慮清淨了，要停止這思慮，也就是沒有妄想了。你開始沒有妄想，沒有妄想，它就生出來功夫了，功夫生出來。你可不要想說，哦，我聽法師講說會打功夫，我哪一天可以會打功夫呢？你一想，它就永遠都不會了！這「有心是妄想，無心是感應」，

你要沒有心，功夫啊，是你一天一天修出來的，不是啊，打妄想打出來的；愈打妄想，這功夫愈不現前。

也就好像那個樹木似的，那樹木啊，你看它天天呢，它往高了長；但是你看不到它長多少？那個樹木它本身呢，也不會想，說啊，我今天長多少？明天我又長多少？啊，不會有這個想的。有人說，哦，當然它不會想啊，它是一個沒有心的無情的東西嘛！你看它無情，它其實啊，也是藉著有情的這個氣呀，它才會生長的；就是藉著這空氣，這空氣裏都是有情，在空氣裏頭都有妙有！你看真空，真空裏頭還有妙有！

那麼在沒坐到初禪以前，有種種的境界現前；那麼到初禪了，這有一個證明。不是說，哦，我到了初禪了！你什麼時候到的初禪？你怎麼知道你到了初禪？到初禪呢，有一個證據，怎麼樣呢？這個脈呀，停止了！脈停止了，所以你覺得他像個死人似的，但是他呼吸氣還沒有停止。

等你再坐，再修行用功，用到到了二禪了，這時候啊，這呼吸氣斷了，這真死了；但是他還有一念，還知道啊，自己在這打坐呢，還有這個知道坐著念頭；這是二禪，呼吸氣停止了。他啊，外邊的呼吸氣停止了，裏邊的呼吸氣呀，生出來了，他是在裏邊自呼自吸！那種境界也就和活死人一樣

的，脈也斷了，呼吸氣也停了，但是可不是死；這是二禪的境界。

等到三禪，他這個念也沒有了，念力也沒有了，所以這真靜慮到極點了。

這時候，也不知道自己在這打坐呢，但是也不是睡著了；因為睡著的人他還有氣、有脈，這個脈搏還動的，這呼吸氣還呼吸。這個到二禪的境界就沒有呼吸氣了；到三禪的境界，連念都沒有了，這一念不生全體現了，一念不生。

所以有的人說啊，自己開了悟；有的人說自己證了果了，啊，真是不知慚愧！你證的什麼果呀？你開的一個什麼悟？是不是開的一個狗悟？是不是證得一個牛果？怎麼說開狗悟呢？啊，那個狗啊，牠就有貪心，貪著開悟；那個牛啊，牠就有瞋心，瞋心呢，想要證果；我為什麼不證果？那狗說，為什麼我不開悟？這兩個都想開悟。

那麼你自己可以呀，迴光返照，問一問你自己；你是不是脈停止了？你這個呼吸氣是不是停止了？你是不是啊，無人、無我、無眾生、無壽者了？在那一坐的時候，也沒有念；啊，行的時候也沒有念，臥的時候也沒有念，站著的時候也沒有念，這行住坐臥都沒有念；若到這個境界上這還談不到開悟，也談不到證果呢！

啊，老先生！這個老先生，老修行，老參禪的，你這個禪，到那初禪，脈停止了；這個脈停止了一坐，可以坐七天，七天不起於座，不飲不食在這坐七天。所謂入定，入這個初禪的定，這種定，是非常的歡喜，在世間上就沒有比這種定啊，再快樂的。這種的快樂，就是天上的快樂，不是人間的快樂，一坐坐七天。

### Door2-013-029

你入到二禪，那就不止一個七天，可以坐七七、四十九天；在四十九天，不起於座，啊，不飲不食，在這個定中，有一種特別的快樂，比初禪呢，更快樂。到三禪上，你沒有念了，在那個地方啊，哈，可以坐到三年；就這麼一坐，坐三年。你說你證果了，你是開了悟了，你可以坐三天嗎？

好像那個袁了凡，和這個雲谷禪師對坐，坐了三天，他一個妄想也沒有打，沒有打妄想；雲谷禪師就以為這個袁了凡呢，是開了悟了，是啊，有功夫的人，就對他很歡喜。完了，一問他，這個袁了凡，說你為什麼在三天之中能不動一個念頭呢？袁了凡說，啊，我因為知道啊，這一切一切都是啊，自然的了，我應該得的就一定會得；我得不到的，我想啊，也得不到。

雲谷禪師說，啊，我以為你是個聖賢的人物啊，是個大聖大賢呢！原來你是個凡夫俗子啊！袁了凡雖然他知道一切都是自然，但是也歡喜戴高帽子；這回這個雲谷禪師把高帽子給他摘下去了，他也有點不高興，沒有像吃糖那麼甜，好像啊，吃辣椒那麼辣。啊，他就問雲谷禪師，說你怎麼說我是個凡夫俗子呢？

這個雲谷禪師說，啊，你幾十年呢，被這個命數，命運呢，把你網的結結實實，把你都網住了，你跑不出去這個數！啊，袁了凡說，「然則數可逃乎？」說這個命運可以不是一定的嗎？

雲谷禪師說，說你呀，是個讀書的人，你一定是讀過《易經》囉！《易經》上說，說，「趨吉避凶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，路不可逃」，假設這個命運呢，逃不出去的話，吉何可趨，凶何可避呢？那個吉的事情，你就可以到那個地方去，就到那個吉的地方去；那個凶的地方，你就可以逃跑了，可以避開它。你若那個數目，這個命運如果逃不出去，怎麼可以趨吉避凶呢？

袁了凡一聽啊，這時候才真正有點開悟了，喔，原來是這樣子。所以以後

他就做善事了，啊，他一天呢，盡做好事；他的太太不認字，也幫著他做好事。怎麼樣做呢？他太太用一個那個鵝的那個毛的那管子，做善事啊，她就用那個紅色的印色，印到那個書上啊，印一個紅圈；那麼做一件事，她印一個，那麼幫著他來做。以後呢，他以前給他批命那個人，批的他這個命運應該怎麼樣，就都不靈驗！

那麼為什麼他能這樣子呢？因為今天的時間呢，恐怕不夠，這個公案呢，講也講不完了，所以又想要講，又不想要講；啊，因為袁了凡呢，他以前是一個讀書的人。為什麼他讀的書呢？本來他不是讀書人，他是一個學醫生的。為什麼學醫生呢？他的爸爸叫他學醫生，說是啊，這個醫生，既可濟世活人，又可以養生。

怎麼濟世活人呢？就救濟這個世界，令這個死人活了，啊，死人活了。好像以前，中國人呢，宣傳說蘇聯呢，這個會造這個人造細胞，這個裏邊細胞啊，人可以造，可以再造這個人的生命；人若死了，可以再把他又治活了，有這種的醫學的發明；細胞，身上的細胞，可以造，細胞死了可以再把它造活了它。又可以呀，這個死人可以把他再活過來。

那麼這個袁了凡呢，他的爸爸教他學醫生，說啊，既然可以叫死人活了，

又可以賺錢維持自己的生活；所以這叫啊，既可以養身，又可以呀，濟世活人，所以這個袁了凡呢，就學醫生。

以後有一個算卦的見到他了，這個算卦的姓什麼呢？姓孔，修髯，修髯就是長鬍子，鬍子大約可以有這麼長；鶴髮童顏，這個頭髮都白了，但是啊，面，好像小孩子的那個面孔似的。見到這個袁了凡了，說，咦，子為仕路中人呢！說你可以做官的，何不讀書呢？你怎麼不讀書呢？

啊，那時候啊，他不叫袁了凡，叫袁學海；就說，說我爸爸叫我學醫生！他說，你可以呀，讀書；讀書啊，你就可以中第十四名啊，秀才，在哪一年！多少名他都給算出來了。你呀，然後又在什麼時候又可以中舉人，又可以呀，去作縣官，去作縣長啊，就是省長縣長啊；作縣長，你呀，得到多少錢的薪俸；然後你五十四歲八月十四日半夜子時，壽終正寢，膝無子，你沒有兒子。

那麼他聽這個相面的給他這麼相，以後他就一體驗，果然就應驗了，啊，也中秀才，也作知縣，以後他就做官了，所以什麼事情他也一天到晚就是也不打妄想了。為什麼呢？他說這都是一定的；我的，一定是我的；你的，一定是你的；啊，你的不會是我的，我的也不會是你的；這麼樣子，所以

他就不打妄想。那麼結果遇到雲谷禪師，他才知道啊，這是個死的；生命啊，是活的，不是死的，所以他又改變宗旨。

## Door2-014-030

在昨天講這個袁了凡，這個袁了凡呢，他經過雲谷禪師來指示他，他以後啊，就發心呢，做善事。他這一做善事怎麼樣啊？以前給他相面這個人呢，給他批八字這個人，所批的完全都不應驗了，不靈了。那麼他知道啊，這個人的生命，是活動，不是一定。這個壽命，既然是活動，所以你若做好事，壽命就會長一點；做不好的事，壽命就會短一點。

他本來是應該五十四歲，八月十四日那一天，晚間子時，那麼死的；他這一做善事，所有的事情都不應驗了。那麼他就啊，發心求兒子；他命中啊，本來沒有兒子，他預備做三千善事。怎麼樣做呢？他那時候是作縣官，他就啊，減輕賦稅。這個賦稅，就是啊，老百姓，譬如一畝地，應該每一年給政府二兩銀子，那麼他減去了只收一兩，這無形中呢，對每一個人呢，都得到他的這種布施；所以以後他就啊，把這件事情到五台山呢，請這個和尚來給迴向，他做這個善事啊，用這個善事來迴向，迴向他求兒子。

那麼果然沒有好久，他就啊，他太太就有孕；有孕，以後啊，生兒子。他以後的活的壽命，八十多歲才啊，往生。由這一個人來看呢，這個人的生命，不是一定的；那麼生命不是一定的，我們就不要啊，被這個一定的數，來呀，綁住，所以應該活動起來。所謂：「相好心不好，窮苦直到老；相不好心好，富貴直到老；心相都不好，中途夭折了；心相若都好呢，富貴榮華直到老」。所以呢，「人看相，不如看心」，你心若好，那才是真好！

那麼所以這個人呢，不可以被這個命運，來呀，綁住！若想詳細知道這件事情，那麼有袁了凡四訓，那上說的很清楚那一本書；這是講這個人的生命啊，沒有一定的。

我昨天晚間問，某一個人開悟了他說他，是不是能坐三天，不起於座？袁了凡呢，能坐三天，他也沒有開悟，也沒有證果；何況你不能坐三天，恐怕連三個時辰呢，坐那地方都定不住！

這是啊，三禪，可以呀，坐到三年。四禪呢，啊，你若到四禪的境界上，可以坐到九年，九年也不起於座，也不飲，也不食；這時候，不單念沒有了，念止住了，就連這個識啊，也不動；不動可是不動，還是有，有識，那麼這是啊，這個四禪的境界；又叫啊，四靜慮。

這個四禪若講究起來，詳細講起來是很多很多，那裏很微細。到初禪呢，就沒有這個鼻識，沒有舌識，只有眼、耳、身、意這四識。那麼二禪、三禪，每一個這個地位呀，它是不同的。那麼初禪有三天，二禪有三天，三禪有三天，四禪是九天，恐怕我講地藏經的時候都講過，這是啊，四靜慮。

又有「四無量心」：四無量心是什麼呢？就是慈無量心、悲無量心、喜無量心、捨無量心；慈悲喜捨這四無量心，無量。

慈能予樂，來攝受一切眾生。這個無量，自己的慈也無量，所攝的眾生，所教化的眾生，也是無量的。

悲，自己這個悲心，是無量的；所救度的眾生，也是無量的，所以這叫悲無量心。

喜，那麼這個喜呀，就是歡喜；歡喜什麼呢？歡喜有人比我好；見到人家慈悲，我也隨喜，我歡喜讚歎；見到人家有這種悲心，悲能拔苦，拔眾生的苦，我也歡喜讚歎。隨喜，就是沒有妒忌心；見到其他人行菩薩道修行，愈修行啊，自己愈歡喜。不是說，哦，看他修行，我生了一種妒忌心，你

怎麼，你這麼修行跑我頭裏去了！這種的心，是妒忌心。這個慈無量心，是其他人，任何人的長處我都歡喜，一絲一毫的妒忌心也沒有，這叫喜，喜無量心。

可是慈、悲、喜這三種的無量心，還都要捨了它；你若不捨，有一種執著，啊，我有慈了，我能給眾生樂哦！我有了悲了，我能拔眾生的苦哦！我又有了喜了，沒有妒忌心呢！啊，這都叫放不下，這都叫有所執著。那麼所以第四要捨，把這個慈無量心也捨了，悲無量心也捨了，喜無量心也捨了；沒有這麼回事，啊，行所無事。我雖然行這種種的慈、種種的悲、種種的喜，還啊，不著行跡，沒有這種執著了，這叫捨，捨也無量，捨無量心。

不要想著說，哦，我護持道場啊，我做護法，我捐出來多少錢，布施出來多少錢，啊，這我呀，這功德可不小！不錯，你功德不會小了，但是你不要有這種執著心；你若一有這種執著心，哎，那就小了！你以為它不小，它就小了；你若不以為它大，也無大也不小，啊，那它充徧法界了，充滿法界了。所以這個一切一切都是就在你現前的一念心。你這一念心，大而無外，小而無內；你呀，啊，比那個法界都大，比那個微塵都小，看你怎麼樣啊，去用去！

所以呀，學佛法，也就是學這個沒有執著，沒有我相；既然沒有我相了，有什麼苦的？有什麼樂的？所以苦樂沒有了。學佛法，第一不要有妒忌心；如果你有妒忌心，永遠也不會成佛的。你自己想看一看，從古到現在，無始以來，哪一個佛是由妒忌成的佛？是修這個妒忌法門成佛的有沒有？我知道你一定是啊，答覆說沒有的。沒有，為什麼你要作妒忌佛？你若妒忌佛，那還能成佛嗎？就不是佛！

也不要爭第一，你若爭第一呀，就是第二；為什麼呢？你要爭嘛！你若不爭，無所爭了，那才是第一，得到那個無諍三昧。不要像那個那愚癡的眾生啊，那麼專想爭第一，處處啊，想自己要作first。

講到這，我講個笑話給你們聽聽。這個馬、牛、羊，和雞、犬、豕，牠們六個畜生啊，在一起結拜作兄弟；那麼作兄弟，都想做大哥！這個馬呀，說是，你們都沒有我跑的快！所以世間有千里馬，沒有千里牛，也沒有千里雞，也沒有千里狗，也沒有千里豬，只說千里馬，我應該做這個老大哥！

這個雞呀，就不服氣，說，你只能跑啊，跑一千里，這沒有什麼大用處！我呀，天天一早起來，就把人都叫醒了，啊，叫人人去做工；我對世界上是最有幫助的，是第一呀，有功勞的。若不是我這麼一叫，一早起咯！咯！

咯！這麼一打鳴，啊，他們都還在睡覺呢！啊，懶的人呢，更不起來了，我應該是老大哥！

這個牛，哼，說，不行，你不能做大哥；我呀，這個頭最硬，又長了兩個角；你若不信，你和我頂一頂試一試看，啊，我一頭就把你這個雞給撞死了，你怎麼可以作的大哥呢？這個雞也不能做大哥了，這個牛啊，牠想做大哥。

啊，這個羊啊，也不服氣了，說，你不過大而已，你有犄角，我也有犄角；我這個犄角比你那個還長，啊，我比你呀，還聰明！你一天到晚去做工，啊，我什麼也不需要，沒有人叫我去做工，我這是福報比你大，我應該做大哥！

這狗，不服氣，說，你有角也沒有用的，我上去一口就可以把你咬死，我應該做大哥才對的！

這個豬也不服氣了，豬說，我才是第一呢，啊，你們誰有我胖啊？誰有我肥呀？你看我身上這麼多肉；你瘦的那樣子，你怎麼可以做大哥呢？你看都想要作大哥，都想要爭第一；但是哪個是第一呢？沒有。

Door2-015-031

這個「無色」：什麼叫色法呢？就是沒有形相；沒有形相，就是空。這空啊，有四種，又叫四空處，又叫四無色；就是空無邊處、識無邊處、無所有處、非非想處。這個四空處，又叫四無色。

那麼還有「解脫」：解脫呢，就是八解脫。「勝處」：就是八勝處。「徧處」：就是十一切處。這個八解脫，和八勝處，講過很多次了，我不知道啊，各位有沒有忘了？若沒有忘了的話，就提出來講一講，我就省一點力氣。要是忘了，我就再給你們講一講；不要查這個筆記，也不要查字典，就這麼記住才算！誰呀，若記得就講出來，不記得也不要勉強。

你找這個筆記才知道，那個就是筆記的，不是你的；你若是找字典才能知道，那個是字典的，也不是你的。所以你若真正想是你的，必須要是你自己真記得，那才是你自己的，隨時隨地都可以講的出來。

或者有人問你，說是，什麼叫八解脫啊？什麼叫八勝處啊？你隨時啊，你能答出來才算！這又看問你這個他是個什麼人，他如果是老資格，他懂得，故意來考驗你，你可以呀，來答覆他。如果他是也和你是一樣的，來

問你，他想啊，試驗試驗你懂不懂佛法，記得不記得？那你不要答覆他！  
為什麼呢？他和你是一樣的，他問你，他沒有資格來問你。你也可以問他，  
為什麼呢？他有權利問你，你怎麼就沒有權利問他？你做一個被問者，那  
就是太不公平。

那麼現在我問你們，這是不同的；因為我是給你們講過，看看你們哪一位  
啊，記得不記得？是這樣子。所以呀，要是普通的同學他問你，你可以問  
問他。他問你什麼叫八解脫？你說，什麼叫不解脫？八勝處？你問他什麼  
叫不勝處？看看他怎麼講。他講剩下的，他講那個不勝處，剩下的就是勝  
處；他講那個不解脫的，那剩下的就是解脫。你說，你先講一個不解脫我  
聽聽！但是現在我不能跟你們講不解脫，我是要問你的解脫。

記得嗎？沒人記得了？你們都學什麼來著？學妒忌、學障礙、學無明、學  
煩惱，沒有學這個解脫，是不是啊？如果若是學解脫，為什麼這八解脫，  
就八種都記不住？那要是八百種，八千種，更記不住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們  
都是願意學不解脫，所以那個解脫就不要它；把這個解脫剩下，所知道的  
就是不解脫，是不是這樣子？

還有呢，徧處，徧處是什麼？處，就是那個十一切處，頭先不講這十一切  
處是什麼？這個八解脫，八勝處，十一切處，這叫「**三法印**」，這就三法

印，這參禪的一定要知道。你用英文給他們講一講，這個什麼叫解脫？什麼叫勝處？八解脫，用英文給他們講一講。

## Door2-016-032

這個八解脫，是八種啊，得到解脫；解脫呢，就是得到一種自由了，沒有啊，拘束了，不像用個繩子啊，把他捆上了似的。好像這一個人呢，手腳都被用人用繩子給捆上了，這就叫沒有得到解脫。那麼又把他頭衝下、腳衝上，吊上了，這叫倒懸起來；那個孟蘭盆，不說解倒懸嗎，這就快來了，這就于蘭盆。那麼這個倒懸起來了，這就是沒有得到解脫。

現在它新名詞又叫解放；解放，也就是解脫，不過它用的名詞不同了，換一個字，意思呢，就是一樣。說，以前呢，這捆著來的，現在把他解放了，也就是解脫，解脫了。這也就好像什麼呢？好像某某人，譬如說張三，人人都知道他叫張三，啊，他又改說張四了；那麼人聽起來，就，咦，誰是張四？其實就那個張三加一個，加上一個，就是張四，就是這麼樣子。這個解脫，也就這樣子；解放，也是這樣子。

那麼這有八種，這是講啊，內，內是講的什麼叫內？是內心的，你內心裏

邊，「內有色想，觀外色解脫」，內有色想，你裏邊呢，有這種的不解脫的東西；什麼呢？就是這個色。這個色呀，你沒有解脫，所以呀，叫內有色想。觀外色解脫，你這內裏頭有這種的情情愛愛，這個情愛，見到這色就迷了。為什麼你見到色就迷了？就因為你裏邊有色；裏邊有這個色呀，你才迷外色；你裏邊若沒有這個思想，你外邊那個色，什麼色能可以動搖你？

那麼怎麼內有色想，觀外色解脫呢？你觀外色，觀外邊呢，這一切色。這個色就拿它當個人來講，不要說是色，就是一個美人，一個很美貌的一個人；男人呢，你的對象就是很美貌的一個人；女人，你的對象就是很美貌的一個人，英文叫very handsome。

那麼觀這種的，為什麼要觀這個？就因為你沒有解脫嘛，你放不下這個，你沒有把它看破了，所以就放不下；放不下，那麼你是不是想放不下呢？這說，你若在家人，你想放不下，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。你放不下，根本你就不想放下，你怎麼會放下呢？是不是啊？

你要修道的人，你想把它放下，啊，我不被這個外的這個色相所動搖，啊，那麼我，就要觀了。觀什麼呢？觀，啊，這個有形有相的這個人呢，九孔

常流不淨，有什麼可愛的？有什麼可執著的？有什麼可貪戀的？你要觀察！這個生的時候，九孔常流不淨，眼睛有眼屎、耳朵就有耳屎、鼻子就有鼻涕、口裏就有黏痰唾沫，這都是很骯髒的，這七孔；再加大便、小便，這叫九孔。

九孔常流不淨的東西，啊，幾天要是不沐浴一次啊，那個身上就香的沒有人敢聞了，因為它太香了，所以呀，沒有人敢聞了，受不了這股香味了！這是你應該呀，把它看破了！若死了之後，啊，又生蟲、又青瘀、又有膿爛，啊，變成白骨；這種種的不乾淨的情形，所以呀，要觀察它，這個內有色想，觀外色解脫。

「內無色想，觀外色」，內裏若沒有了，看見外邊這個這種景像啊，這種啊，境界，也都應該要覺悟，要明白它。你明白，就無所貪戀；無所貪戀，就不會顛倒了。你為什麼你會顛倒？為什麼你那麼迷？就因為你沒明白這個道理。所以呀，不單在家人不解脫；出家人，也不想解脫；所以呢，就執著；執著，沒有解脫；你那一執著，就被它綁上。

啊，這是啊，「淨解脫身，作證具足住」，這是啊，第三種。

第四，是**空無邊處**，前邊講那無色解脫。

「**識無邊處解脫**」，你若不解脫，你連空也要解脫，空若不解脫，你還有個空障；識也要解脫，識你若不解脫，有個識障。

「**無所有處解脫**」，你無所有啊，空也沒了，識也沒了，我也無所有了；你若還有一個無所有啊，在心裏頭，在你那個性裏頭，那還是啊，障。

「**非非想處解脫**」，空無邊處解脫、識無邊處解脫、無所有處解脫、非想非非想處解脫；你若是啊，有所執著，這就不能解脫，所以要修這個八解脫。這個解脫，要有解脫知，解脫見；你那個知也要解脫，你那個見也要解脫，解脫這個知見。

第八，「**滅受想定具足住解脫**」，你這個若有一個滅受想那裏頭，那還是沒有解脫，滅受想的障；有障，就沒有解脫。那麼這是八解脫。

八勝處，什麼叫勝處？就是啊，這個解脫所依的，為這個解脫所依，這八勝處。也就是勝知，勝見；這種知見呢，和這個一般世間人的知見呢，就不同的，所以叫勝，殊勝，勝過你那個知見。你若懂得這個八解脫，又叫

八背捨，又叫八勝處；你若懂得這個了，你就不會迷了；這學佛法要自己會用，你若學了不會用，啊，那學多少也沒有用；你就學一句，你會用了，那也得到好處了。這八種的勝處，和這個八解脫差不多的這個意思。

所以呀，後邊，前邊就是內有色想觀外色少勝處；內有色想觀外色多勝處；內無色想觀外色少勝處；內無色想觀外色多勝處；這前面四個。後邊是青黃赤白這個勝處，觀這個。觀什麼呢？就觀這個死屍，就叫觀死屍的；人死了，這個屍首。什麼叫少勝處呢？先從一個觀起。這個人死了，他是啊，啊，又腫又脹啊，又生蟲，啊，又流膿，又淌水的，青勝處啊，這種青瘀想了，就是九想觀，那個九想觀，要修那個。

在這個你能觀成了，多不礙少，少不礙多；一就是多，多也就是一；你想觀呢，一個。為什麼要觀少勝處呢？因為觀多了，就恐怕散，這個定散了；你沒有定的時候，你觀多了不行，所以要觀少勝處；你等有定了，觀多了，所以呀，觀多勝處，後邊那個青、黃、赤、白。

那觀呢，又放光，青色青光，黃色黃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，觀有一種光了，現出一種光明來；這時候你還不要以為自己得到什麼，證了果了，或者得到什麼殊勝的境界了。你看《楞嚴經》，那上有「五十種陰魔」，

那種的境界，你不要著到那個上面。還要啊，「眼觀身色內無有」，就是觀成功了，也好像沒有那麼回事似的；這麼樣子，你說，得到這種勝處了，這個八勝處。

Door2-017-033

這個八種解脫，八種勝處，不是聽完了，或者把它記起來就可以了；**必須要啊，這樣把它觀破了它，然後放下來**；不要天天聽經，愈聽這個妄想愈多。啊，本來啊，沒有聽經以前都有少少的解脫，啊，聽經學佛法之後啊，一點解脫也沒有了，把解脫都跑了；所以沒有學佛法以前呢，啊，沒有那麼大的淫欲心，看的，覺得很平常的這種的事情。一修行了之後，學佛法了之後，哦，這種的不乾淨的思想啊，一天到晚都跟著，總也不願意離開，那麼怎麼樣想法子趕它，也趕不走；所以呀，這個不清淨的思想啊，隨時隨地都有，這個清淨的思想找也找不著，想把這個清淨身心辦不到。

不是辦不到，也不是現在這個不清淨的思想多了；你以前覺得你是有多少的解脫，不是你有解脫，那時候因為啊，你不明白；你不知道啊，這個不清淨的思想這麼厲害，你隨時啊，都和它合股，和它和到一起了，開了有限公司。所以呀，啊，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」，你和這個不清淨的東西

在一起呀，你就不乾淨你也不知道了！

你就好像在泥堆裏頭，不知道這個泥堆呀，是不乾淨的，是污濁的；等你出來泥堆了，啊，知道自己身上這麼多的污濁東西，這麼多的污濁東西。所以呀，現在你認為你妄想、這個不乾淨的思想多了；不是多了，比以前少得多了；不過你以前不知道，那麼不認識，現在你有點認識了，所以覺得，啊，這麼多，是這麼回事！

在昨天講這個勝處。今天是「徧處」：徧呢，就是普徧，徧一切處。徧一切處有十種，叫十徧一切處。是什麼呢？就是青，徧一切處；黃，徧一切處；赤，徧一切處；白，徧一切處。為什麼沒有這個黑呢？五色；因為這個黑呀，是屬陰的，它啊，這黑呀，的顏色就不太好。

所以觀這個青、黃、赤、白徧一切處；再加上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；這合起來啊，十個，這叫十徧一切處。這個地，是地大徧一切處的；水，也是徧一切處；火，也徧一切處；風，也徧一切處；這在楞嚴經上啊，講的很詳細，講那個七大。那麼這呢，就講這個空，徧一切處；識，徧一切處；這叫啊，十徧一切處。你能解脫，則依於勝處；你有勝知勝見，然後你成就徧一切處了，這種的功能，這叫啊，徧一切處。

「菩提分」：菩提分呢，包括三十七道品。「**三十七道品**」，就是七菩提分、八聖道分、五根、五力、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，合起來，這叫三十七道品，又叫菩提分。

這個三十七道品，啊，我又不知道啊，有人記得，沒有人記得？那麼有人記得就講出來聽一聽；沒有人記得呢，我也不講了！因為這三十七道品太多了，那麼想你們慢慢呢，把它找佛學字典呢，或者找筆記找，找出來，然後明天在講給大家聽一聽。如果有人記得呢，今天講出來給大家聽一聽也好。有人記得呢，就講，不要以為說，哦，我講了，好像以為爭第一呀，或者是出風頭啊，這不是。

我們現在是研究佛法，問到了，你就應該講的，要記得；若沒有問你，你也不需要講。那麼我現在問，是哪一個人記得，我就是問哪一個人，就是直接問你這個記得的人！不記得的我也不問；那麼現在你記得的人，你應該呀，講出來。七菩提分有人記得嗎？你可以講英文。

這根呢，是以生長為義；生，你長；因為它生長出來了，就有一種力量，因為它生長出來了；生長出來了，這既然有根了，把這個性根，念根，進

根。

三十七道品呢，這是小乘裏邊所修的一種法。雖然小乘所修的法，但是也通於大乘；大乘裏邊呢，也可以修這種法；因為這個法啊，是通於大小乘，不是說小乘所修的，大乘就不要修了。

這個大乘，是從小乘那啊，生出來的；小乘呢，是在大乘裏邊呢，包括著。沒有小乘，也不可以直接到了大乘的果位上；沒有大乘呢，也不能顯出來這個小乘的這種地位。所以我在澳洲啊，給他們講這個法的時候，說這種道理說的很詳細，那麼所以就學大乘的人，也應該呀，知道這三十七道品。

#### Door2-018-034

我們先從這呀，「**五根**」上來說，這根，就是以能生長為義。第一的，你沒有**信根**，其它的這四根都沒有法子啊，生長的；所以第一，你要有信根。你要有信，信什麼呢？信你自己呀，決定可以成佛的！但是你必須要學佛法；你想要學佛法，必須要去精進。

那麼所以呀，第二，就**進根**，這個進，是非常要緊的，我們學佛法，學了

多久，你若不進呢，不進步，是沒有用的，必須要精進。所謂精進者，就是不懶惰，不懈怠，時時刻刻，自己呀，都照顧自己這個念頭；要身也精進，心也精進，身心呢，俱精進，這精進。

那麼你精進要是不常，啊，你一天精進，三天休息，這也沒有用的。你必須要啊，日精進、月精進、時精進、刻精進、身精進、心精進，啊，年年月月，時時刻刻，都要精進。

所以要有個念，你有進根了，然後你又要常常啊，念它，常常想它。念，所謂念，就是你要記得；不是學佛法學過很多，然後都忘了。一問起來，就變成啞巴了；沒問的時候，很多話會講的；一問到佛法上了，那時候，啊，嘴巴就閉上了，不會說話了，平時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那麼多的話？你要知道，你為什麼你不記得呢？就是因為你講話講的太多了，都啊，把你的智慧都散出去了，所以就不記得。你平時要不那麼發散，盡往外散，你就會記得，啊，你就會念了，這「念根」也生出了。

你念根生出了，然後就有定力了；有「定根」，啊，遇到境界啊，就不會被境界轉了，不會不認識境界了，也不會呀，被這個境界所迷了；不會被境界迷，這就是有定根了。

定根你一生出來了，那「慧根」也就生出了。那麼生出來了，你還得要啊，栽培它，就是要修行；那麼它，等它長大了，就有力量了，就可以呀，有一點用處了。有什麼用處呢？幫助你修道。

對法認識不清楚，所以呀，啊，或者是佛性情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啊？這個都是令人迷的一種說法，你既然見著，這你要認識，認識什麼呢？這就是大悲懺主，那不說，在這個一開始說初觀；初觀，觀什麼呢？也就觀這個大悲懺主啊，他在那個常寂光淨土出來，現出這種法身；入觀，也就請他再回去了，這不能，在這個時候你拜懺，你打這個妄想也不行，你叫一般人你打一打這個妄想，他看一看，也看不出來的。

這是啊，你拜的有點誠心了，這個大悲懺主啊，來現出來給你們大家，叫你告訴大家是這樣情形；這個你就不能說，是佛性情啊，或者是不知道是不是啊，這樣子，你把大家講的都迷了，哦，他是打妄想打出來的，你懂嗎？哦，這也是他，大約我這麼打個妄想也會見到這個情形；但是他那個所見的不同的。你在這個時候，你要這麼樣一講，就被人講迷了！說法就是在這個地方這要緊的！你就是你不認識，所以我叫你，這是你一個考驗！我隨時給他們考試，隨時考試的，你們再想一想三十七道品是什麼？

等一等啊，因為我都忘了！你們告訴我一句，我講一句；告訴我兩句，我講兩句；這個講就可以，想就想不起來了！如果你們也都忘了呢，那我們就不講了。

### Door2-019-035

在禮拜五啊，講的是五根，這五根；然後講的是**五力**，這個信根生長大了，就有信的力量。進根它長大了，也就有精進的力量。念根它長大了，也就有這個念的力量。定根長大了，它也就有定的力量。慧根長大了，它就有慧的力量。這各有各的力量，所以又叫「五力」。

這個力量有多大呢？能可以把你呀，從凡夫的地位，送到佛的地位去，就有這麼大的力量！比現在啊，這火車頭的力量還大；比現在呀，那個機器的力量也更大；比現在那火箭的力量也更大，這火箭的力量，只可以從地球把你送到月球去，或者星球去；送不到啊，佛那個地位上去。這個五力，它可以呀，把你從凡夫的地位，送到佛的地位去。所以這個力量啊，是比這個什麼科學的力量更大，所以這叫五力。

你說我講這五根、五力，你必須要把它明白它有多大的力量；不明白它有

多大的力量，你就不會用。好像那個英雄沒有用武之地，你會打功夫，但是沒地方耍，是不是啊！也就好像你知道，哦，五力，究竟它有多大力量不知道？那麼現在我告訴你，從凡夫把你送到佛的果位上去，這個力量啊，再沒有比這個力量再更大的了！所以這叫五力，有這五種的力量。這五種的力量，幫助你不退菩提心，幫助你修行菩薩道，所以這叫啊，五力。

啊，這五力，五根是十個了，三十七道品，這有十個了，還有二十七道品。二十七道品，這四念處，四正勤，四如意足，這十二；再加上七菩提，八正道分，這個就是二十七個了。啊，二十七個，現在我們先講這個哪一個呢？

啊，先講這四念處，四正勤，四如意足。先講這四正勤，什麼叫四正勤來著？有人記得告訴我一聲，不要作啞巴啊，知道不說啊，就要作啞巴。你說的我聽不太懂，但是因為我想起來，所以就懂了。我們在這個講經啊，就是研究經；研究經啊，其中就有問答，互相問答；問，有的時候，就非所答；答，有的時候就非所問。那麼一問一答，不論你是非呀，是是；那麼總起來，包括起來，就會把這個真正道理研究出來。

方才答覆我這個四正勤的問題，是啊，普及力大學的讀這個博士學位一個

學生，所以他記得呢，和某某記的差不多，因為他是研究這個問題。

那麼這個**四正勤**，就是啊，未生惡令不生，已生惡令消滅，令他沒有。這就是說修這個善惡兩條路，在中國有這麼一句話，說，「**善惡兩條道，修的修，就造的造**」，這就是四正勤，兩條路，你願意走哪一條就走哪一條，那麼這是啊，自由選擇的。現在不是自由了，這四正勤呢，只選擇善的，而不選擇惡的；所以呀，不是由你自己去走了，要教你怎麼樣走，這就是四正勤的這個意思。

羅居士聽得懂我講的嗎？你在過去沒有聽人這麼講吧！我這個是一個忽然而天，忽然而地的講法；突然間就上天去了，突然間又跑到地上來。那麼講到佛法，就講到世間法，因為**世間法就是佛法**。這個世界，就是一部大經，這一部大經你若會念，就開悟；不會念就墮落，是不是這樣子？所有無論出家人，在家人，這都是念經呢，在這念經呢！這是念這「**無字真經**」，你看，雖然沒有字，它可是個真經，就在這個世界上。

所以我說這個四正勤，也就是善惡兩條路，善惡兩條道，修的修，造的造。你願意修，啊，你就是啊，向三善道去走去，善功德；你願意造呢，就向三惡道去走去，就是罪、孽、過；你造罪、造孽、犯過，這就是將來一定

到地獄、餓鬼、畜生去；你若做善、做功、做德，你不想到天堂，他也會到天堂；你不想去做皇帝，他也會做皇帝。

說這個，現在這個時代，這樣講不可以這個經，啊，沒有皇帝做。那你可以做總統啊！這沒有問題的，只是給你提出這一個這個地位來；你作總統也可以嘛，這個不一定作皇帝。

### Door2-020-036

所以呀，那麼你願意去做阿修羅也可以。阿修羅，所有那些個做土匪的人，都是做阿修羅；所有那些個做這個軍人的，當官的，那也是阿修羅。

不過這個阿修羅，有陽阿修羅，有陰阿修羅。那個做土匪的，他就是陰阿修羅；做這個軍人的，做官的，那就是陽阿修羅。他都願意打仗啊，願意鬥爭嘛，鬥爭堅固，啊，我一定要勝利！這一個勝利，就是修羅的思想；最後勝利，那是阿修羅王的思想。

啊，所以這個沒有生的這個惡，令不生，叫它不要生。已經生的惡那又怎麼辦呢？令它消滅，沒有了。這是啊，這個惡這條路走。啊，這就告訴你

不要走，不要走惡的這條路。

「未生惡，令不生」「已生惡，令消滅」，

善，「未生善，令生」，沒有生出這個善的心來啊，你快生出來。怎麼樣生呢？作善、作功、作德、布施，啊，所以這就令你生善了。生善，想有善，就是要做功德、做好事、幫助人，自利利他、自度度他、自覺覺他，這都叫啊，令生。

「已生善，令增長」，已生出這個善根，就令它增長。好像這個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，這五根要令它增長了，長多一點，長多一點，長多一點；可以啊，不要這個什麼，幫助它長，你要等它，你做善根來栽培它，叫它自己長；不要啊，幫助它長！。

我常常講，啊，那個宋國的人，宋國的人呢，最聰明了，他啊，有一種科學思想，大約讀這個哲學也讀的很多，Philosophy；那麼又啊，研究這個邏輯學，邏輯，研究的非常透徹。他這個讀書的人研究哲學、研究這個科學、研究這個邏輯學，研究的很明白了；可是有一般種地的人，也就想了，咦，他們讀書的研究科學、哲學、邏輯學，我們種地的也應該研究這個問題的。

啊，於是乎啊，這個作爸爸的，自己一想，說我要發明一個特別的東西，發明，比這個機器來的快。怎麼樣呢？他種田呢，他要幫著這個苗啊，長起來，幫著長。怎麼樣幫助苗長呢？他就到到田裏啊，看這個苗啊，長的有一尺高，他幫著它長一寸；往起拔起來一寸；拔起一寸，這長一尺一寸了，或者一尺二寸了，把這個苗都拔起來。拔起來了，啊，這很辛苦囉！

啊，他想他，我這個邏輯學研究的一定成功了。

回去就告訴他兒子了，啊，說啊，「今日病矣，予助苗長矣」，說我今天太疲倦了，累得太厲害了，因為我沒有這個機器啊，我幫著這個苗長啊，所以太辛苦了！今日病矣，說我累的病了；兒子，怎麼病的呢？予助苗長矣呀，我幫著這個苗長啊，長起來了。「其子趨而往視之」，他這個兒子，啊，我爸爸現在這個邏輯學、哲學、科學研究的成功了，他怎麼不教我呢？

我一定要去看一看，我也學一學，我也跟著這個方法去做；於是乎就跑去，連夜跑去了；跑去到那一看，怎麼樣呢？「苗則槁矣」，這個苗都死了，哈，苗都死了，那麼這就是助長。所以呀，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你要是幫助它，這又是一個執著，所以呀，助，幫助它長，這個反而令它死了。

四正勤，亦復如是，也像這個似的，你不要幫著它長，你要自然而然去做去；你就像那個種田呢，你不要幫著它長，你要給它灌水，上肥料；上肥料，懂肥料嗎？那麼它自然而然就會長，你不要幫著它長。

你要啊，「**故栽者培之**」，你栽上的東西，就要給它培多一點土，不要幫助它長；「**傾者扶之**」，它若倒下來了，你把它再擲起來，這才可以。

那麼四正勤呢，也就是這樣子，你已經生的善根呢，就令它增長；未生的善根，就令它生出來，不要幫著它長；令它長啊，不是助長；令長啊，就是栽培它。培，用一點水澆一澆它，用點土培一培它，這麼樣子。

Door2-021-037

我本來不想答覆這兩個問題，但是啊，這兩個人又很著急，他啊，想問這個問題，又怕沒有時間，那麼現在我藉著這個時候啊，來答覆這兩個問題。這兩個人呢，每一個人肚裏有個蛔蟲！這個蛔蟲啊，就告訴他了，說，你不要聽法師講經，他所講的都是一種空談，不實在。

有一個人，又有一個問題，說，今天法師講的說有一部大經，無字真經，

人人都可以念，出家人，在家人都可以念這一部經；怎麼我就沒有念過這一部經？況且這一部經，又是一個沒有字的經！沒有字怎麼能謂之經呢？

所以呀，在肚裡邊呢，這個人本來沒有蛔蟲，但是他自己啊，就放不下這個問題，想要問呢，還不敢問；不敢問呢，這個問題呀，還不能停止。這是今天呢，這兩個問題。這兩個問題，要是詳細答覆，要很多的時間，我現在呀，就講一點這個玄玄妙妙的話；你懂就懂，不懂啊，我也不能再給你說的。

這個肚裏有蛔蟲這個人呢，告訴他，法師所講的是空的。不錯，講的是空的，你行的就是實的。你若能去做，就是真的，就是實在；你若不能實行啊，那當然是空的。我講出來，你聽去了，那麼沒有了。你若實實在在去做，就不空了，這就真空生出妙有來了！答覆這個問題完了。

再答覆啊，這個念大經的這個問題。前幾天講啊，你們忘了沒忘，我還記得，我是沒有忘！我記憶力雖然不好，但是啊，我常常記著它！所以就不會忘了。為什麼要常常記著它呢？因為我記憶力不好嘛！若好，就不要記，它就忘不了，對不對啊？

啊，說啊，

如有大經卷，量等三千界；在於一塵內，一切塵亦然。

有一智慧人，淨眼悉明見；破塵出經卷，廣饒益眾生。

佛智亦如是，徧在眾生心；妄想之所纏，不覺亦不知。

諸佛大慈悲，教人除妄想；如是乃出現，饒益諸菩薩。

你看，說，「如有大經卷」：這個如啊，如當「像」字講；像，就好像這樣子；根本沒有這麼個經卷；那麼沒有這麼一部經卷，怎麼又說如有大經卷呢？這就是這個「無字真經」！啊，你看看，所以說如有大經卷。在什麼地方呢？「在於一塵內」：在那一粒微塵裏邊；這一粒微塵，你說，這個世界多少微塵呢？每一粒微塵都有個大經卷。

這個大經卷多大呢？徧滿三千大千世界。說，怎麼這麼大呢？有這麼多微塵嘛！如果沒有這麼多微塵，這個經卷不就小了嘛！你看，你們想是不是？徧於三千大千世界，因為這個微塵呢，徧於三千大千世界。「一切塵亦然」：每一粒微塵裏頭有這一部大經卷。不是這個經卷大，是微塵大了；不是微塵大了，這個世界大了；所以變成大了，這經卷也就大了。

那麼這個經卷在什麼地方？你說它不在什麼地方？**你告訴我它不在什麼**

地方，然後我就告訴你它在什麼地方。說，這個法師盡打禪機！法師當然要打禪機了嘛！不是打游擊的，不是打游擊。你懂什麼叫打游擊？

那麼有一聰明人，有一個最有智慧的人，「淨眼悉明見」：他啊，開了五眼六通了，他看見的每一粒微塵裏邊都有一部大經卷；啊，「破塵出經卷」：他把這一粒微塵給剖開了，把這個經卷拿出來了，拿出啊，饒益諸眾生。所以念這一部大經啊，來呀，度這一切的眾生，饒益諸眾生。

「佛智亦如是」：佛的智慧啊，也就像這樣子似的，「徧在眾生心呢」：他啊，普徧在一切眾生心裏頭。啊，「妄想之所纏呢」：眾生啊，這個妄想把這個佛智纏住了，「不覺亦不知」：所以他不知道自己呀，自性裏頭有這個佛的智慧。「諸佛大慈悲」：這十方諸佛啊，發大慈悲。

「教令除妄想」：教你這一切眾生啊，除去你的妄想；「如是乃出現」：佛像這樣子現身世間。「饒益諸菩薩」：那麼利益一切諸菩薩。

你看這一部經大不大？你看這一部經有沒有字？我告訴你，這一部經啊，那個字啊，無量無邊的；不過你不認字啊，所以就不懂得念。說，我認字啊！啊，我英文頂呱呱，我的中文very good，我的梵文，啊，是 first，

怎麼你說我不認字啊？你若認字，怎麼又不會念經呢？你看，這每一個人是一部經，是一品經，是一卷經；你由你認識這個人，他所行、所做、所言、所說，這都是經啊！

你們想一想這一部經，由這一部經你就明白那一部經了嘛！由那一部經，你又懂得那一部經；這大乘經，小乘經；啊，佛乘，菩薩乘都有，在這世界上！說，哦，這個就是經嗎？哦，那這不是經嗎？

Door2-022-038

中午講這個四正勤，現在應該講這個什麼呢？講四念處。這個佛呀，將要入涅槃，阿難尊者！以四事問佛。說，佛在世的時候，以佛為師；佛入涅槃之後，我們又以誰為師？說佛在世的時候，我們依佛而住；佛入涅槃之後，我們又依誰而住？說佛呀，所說的經典，這個經的前邊，應該用什麼文字來代表？那麼佛在世的時候，惡性比丘，佛可調伏；佛入涅槃之後，這個惡性的比丘，誰呀，可以調伏，怎麼樣來調伏？

這四個問題，我們單單講這一個，就是啊，佛入涅槃，依誰而住？佛在世的時候，依佛而住；佛啊，入涅槃之後，事依誰而住呢？這是問誰呢？阿

難尊者，請問佛；佛呀，就答覆阿難尊者。

那麼怎麼樣答覆的呢？就說，佛在世的時候，你們一切的修道的人，出家，在家，都依佛而住；佛入涅槃呢，等我入涅槃之後，你們就依四念處而住，就四念處。這四念處是什麼呢？就是念身、念受、念心、念法；也就是身念處、受念處、心念處、法念處，這是啊，身、受、心、法，四念處。

這四念處，怎麼叫四念處呢？就是教你不忘了它，念念不忘，念茲在茲，念念不忘。那麼這又叫「四念處觀」，所以那麼修道的人，哈，一天到晚打妄想，啊，你就因為不用功修行；你若用功修行，怎麼還有時間可以打妄想呢？根本就沒有時間打妄想！

怎麼呢？你第一就要「觀身不淨」：啊，我這個身體呀，真是骯髒到極點，這麼骯髒！啊，九孔常流不淨。有人就說了，說，我不相信！這個不淨，我這個身上啊，最乾淨了。我一天呢，沐浴一次；一天沐浴或者兩次，啊，甚至於三次；我天天沐浴它，然後我又給它擦上一點香水；啊，不單乾淨了，而且還很香的呢！

哈，很香的，這是外皮毛上香啊，你肚裏邊呢，香不香啊？肚裏邊那個東

西要也香了，那才算，那才算真香。你在外邊擦上一點香水，啊，你覺得香了，那完全是騙人的嘛！這是欺騙人的嘛！啊，所以呀，你都還是應該觀身不淨。

幾天以前講過，啊，九孔常流不淨，你若說它乾淨，你把你這個眼睛啊，出來這個眼屎，你可以拿著吃了它，可不可以啊？說，我不能吃那個東西，那個東西啊，哦，一看呢，就要作嘔了！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從你眼睛來的；啊，那麼眼睛你承認是乾淨了嗎？要乾淨，它出來的東西你為什麼不能吃呢？

耳朵，有這個耳朵有毛病的，一天到晚流出很多膿；那個膿血流出，那個血是紅的，這個膿是白的，從耳朵流出來；啊，流出，臭的不得了，那個東西你說乾淨，是邇邊？你若說是乾淨東西，也可以吃了它！不能吃，不能吃！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從你耳朵裏。啊，你可以承認這是不淨了。

那個鼻子，鼻子就有鼻涕，又有啊，那個鼻涕呀，凝結到一起了，啊，好像一塊油餅似的；你看著雖然像油餅，但是你不能吃！為什麼呢？啊，你知道這是由鼻涕變成的這個樣子；哦，這個東西呀，一看就很不乾淨了，也不能吃。不能吃，這你也一定要承認它是不乾淨。

口裏，有這個痰吐出來，又有唾沫吐出來，你也不能吃。不要說大人，小孩子都不能吃；你要是把這個痰吐出來，叫那小孩子吃，他都不願吃。我曾經記得，啊，這個果涵這個小孩子，有一次啊，我給她不知給她，喔，香蕉，我用我口咬了一口給她，她就不要了；那麼大的小孩子，她就懂得這個，哦，人家用口咬下東西她不要；那麼大人一定是不要的。那麼你這知道這個口裏的東西也是不乾淨。啊，這叫七孔常流不淨。

在你的面上，一天到晚洗，啊，左洗一次，右洗一次，洗來洗去，啊，也是不乾淨。那個牙上，又有牙滯子，牙上啊，黏的那個東西，要是不擦牙，很快就能有這個一分那麼厚，雖然沒有一尺厚，一分厚差不多的。那麼這個東西你能不能吃呢？啊，說我能吃啊，這個七孔所流出東西我都能吃，啊，因為不垢不淨嘛！那你是勉強，你心裏究竟知道它是真存的是不垢不淨了嗎？

啊，你真沒有吃了這個東西，你覺得它是乾淨？或者乾淨、不乾淨是一樣的？你若能這樣子，就不會被境界轉了；那真是啊，轉這個境界了，就是啊，不垢不淨了。但是，不是口講，真要證到這個果位，才可以的。證到這種啊，不垢不淨的這種地位上了，你才能這個樣子。「眼觀形色內無有，

耳聽塵事心不知」，垢淨一如，一個樣子，心裏沒有這個分別心；沒有說，啊，這是不乾淨的，那是乾淨的。

Door2-023-039

又有一個人說，說我也能吃，我把眼睛閉上，不管它什麼，我也不看，吃了，我也不知道它乾淨不乾淨？這是一個辦法，是一個很聰明的辦法。不過我不相信你會這樣去做去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你還有兩個眼睛。

你若把眼睛沒有了的時候，可以做得到的。那個呢，那時候啊，就是被旁人呢，來騙你；旁人呢，說吃飯了，哈哈，給你呀，裝上一碗這個尿，說這是湯；給你裝上一碗屎，說這是飯；啊，你沒有眼睛了，往那一吃，不對味道了，這個滋味不對，啊，怎麼這樣子呢？那又不能吃了，又不能吃了。所以你說你能吃啊，啊，如果你說能吃不乾淨的東西，可以呀，對上一點尿，對上一點人的大便來試一試看！你若連這個都不怕了，那真是有一點功夫了。

那麼所以啊，我在香港沒有試過這個，我可試過，喝這個洗腳水，我自己的洗腳水，那麼自己把它喝了。說，喔，這個你這個法師原來這麼不講衛

生啊！但是現在這麼多年了，也沒有死，還是這樣子。

那麼這個前邊那個七個孔所有的東西你能吃，後邊那兩個孔的東西呀，你絕對不能了；你若真能吃啊，那真是不垢不淨。啊，但是啊，真是不垢不淨的，又不會吃這個東西。為什麼呢？他沒有這些個分別了，所以也就吃不著這些個東西了；人人都爭著來供養，所以呀，不會餓著吃這個人的大便，也不會渴的喝人這個小便。

那麼這個九孔常流不淨，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從你這個身體上來的，所以呀，啊，你要能看，把它看破了，為什麼你要幫著你這個身體？餓一點，哎呀，我餓了！渴一點，啊，我渴了！啊，幫著它！它可不幫你，到時候，它說，goodbye，它就跑了！哈，你說這個有什麼意思？

你現在把這個身體執著的不得了，說，哦，這個法師這麼樣講，我們現在不執著身體，你看，這個作嬉皮的，他不垢不淨，啊，不管；也不沐浴啊，事也不嚷口，什麼都可以吃，這是修行吧！那又是錯了，那又是錯了。

啊，什麼都不管，那變成愚癡了；你還要管，還要不管；就在這個地方，管怎麼樣？管，不能故意叫它那麼邇邊；還要不管，也不能故意叫它那麼

乾淨！你看，說，那法師你講這個法，究竟是怎麼樣對？怎麼樣都對！你願意怎麼樣怎麼樣子，你歡喜怎麼樣就怎麼樣。說，講來講去，我也聽不出所以來？那你若想聽我的話嘛，就要啊，不垢不淨。

我這個不垢不淨，不是你那個不垢不淨；你那個是你知道你不乾淨，你故意怎麼樣不乾淨。說，我這個，就是這樣子。你看，我看以前那個老修行都是這樣子，很長的毛，很長的頭髮，啊，那個頭陀，頭陀僧都是這樣子。啊，你單看他那個樣子，**你怎麼沒學他那個心呢**？他那個心，他不喝酒、不抽菸、不吃毒藥；為什麼你外邊像他那個樣子，裏邊不像他那個樣呢？所分別的就在這個地方。你應該呀，裏邊學他那個樣子，外邊沒有他那個樣子。啊，這個法呀，說起來太多了，不要講。

Door2-024-040

「觀受是苦」：這個受啊，就是領受，也是接受。怎麼叫觀受是苦呢？我們人所想要得到的，已經得到了，這是受。你領受的時候，覺得呀，是好；你過了一個時候啊，就有麻煩了，所以呀，說觀受是苦。

這個受，有三種，有苦受、有樂受、有不苦不樂受。**苦受**，就是苦苦、壞

苦、行苦，這苦受。**樂受**，就是你歡喜，你希望，你念茲在茲的想要得到的，你認為是樂；其實啊，也費了很多這個精神，也啊，會生出來很多麻煩，這是樂受。**不苦不樂受呢**，就是平常受，啊，平平常常的，你所得到的，領受於心。那麼總而言之啊，都是在外邊得來的，不究竟的這種的快樂，這都叫啊，受。可是啊，你要觀想，觀受是苦，為什麼它是苦呢？就因為它不是究竟樂，結果呀，是很苦的，所以觀受是苦。

第三，要「觀心無常」：我們這個心呢，是由少而壯，由壯而老，由老而死；這生老病死，念念的遷流，念念不停，所以呀，說是無常的；因為它不停，所以呀，是無常，觀心無常。

第四呢，要「觀法無我」：法，就是色受想行識，這五蘊的這個法。五蘊，色法沒有我、受法沒有我、想法沒有我、行法沒有我、識法沒有我；這色受想行識這五蘊的法都沒有我，也就是啊，那個《心經》上所說的「照見五蘊皆空」。怎麼照見五蘊皆空了呢？因為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」，它能照見五蘊皆空了，這是啊，觀法無我。

這是四念處，簡簡單單的解釋，像啊，上邊所說的這個樣子。

現在要講這個四如意足了。這四如意足都是什麼？這個欲啊，也就是個希望。希望什麼呢？普通的人希望發財，希望做官，希望吃好東西，希望住好房子，希望穿好衣服；啊，男人就希望有個好太太；女人就希望有個好先，生好丈夫。啊，這都是啊，一種希望。

那麼現在不是希望這些個東西，這些個東西都不希望。希望什麼呢？啊，希望啊，所修的功夫成功，希望所行的菩薩道圓滿，希望所要證得的佛的果位那麼早一點成就，這叫「欲如意足」。欲，就是念茲在茲、時時刻刻都在想，想這個；想來想去就如意足了，就圓滿了。這如意足啊，就是遂心如意，圓滿了，夠了，足夠了。

那麼你有希望，你就得要去去做去；你不是單希望的；啊，我希望成佛！啊，你單單希望，不去修行去，不精進，那永遠都不會成的；你那是空希望，是白希望，沒有用的希望。那麼現在要去精進，精進呢，要精進圓滿了，得到啊，成功了，這「精進」。

念，你想要精進，不是啊，今天精進，明天就不精進了，後天又精進；啊，那麼休息一天，做一天工。好像，啊，這個做了幾個月工，然後不做了；領失業金，領這個政府有錢給，不做，我在這不做工就拿錢，這不是這樣

的。要啊，天天做工、精進，這叫念。你念茲在茲的，不間斷，「念如意足」。

念，你單單念，要是不常常的念也不行，你要時時刻刻的都這麼思惟，要思惟，想著它，你不要忘了，那麼這「思惟如意足」。你這一思惟，就不會忘你這個精進，不會忘你這個念，不會忘你這個欲了，所以這四如意足。這四如意足啊，不是就這麼幾句話就講完，不過我也要在這個幾句話就把它講完了它。

#### Door2-025-041

這個七菩提呀，是修道的人，必須要認識；如果不認識這個七菩提，你就不能修八正道、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，也啊，不能圓滿了，因為你這個菩提都不認識。

這個七菩提，第一，就是「擇覺分」，又叫啊，「則覺知」：這個擇呢，是就是選擇。就是啊，選擇哪一種法啊，對我相應，我就修哪一種法。就好像吃東西一樣，你呀，在這個廚房那個地方，把那個菜呀，飯都擺在那個地方，你自己呀，去選擇；你願意吃這個，就拿一點這個法吃，願意

吃一點那個東西，就選擇一點那個，一個樣的道理。

你願意修什麼法，你要選擇一下，這個就叫「擇法眼」，你有這個擇法眼。

你若沒有這個擇法眼呢，就認不出來呀，這個是法、非法、善法、惡法，你分別不清楚。啊，你也不認識善知識，也不知道啊，人家講法的是講的對啊，不對？你也不認識，所以必須要啊，有擇法眼。

這擇覺分，你要選擇你這個覺悟的一分法；又叫擇覺知，你選擇呀，這個知啊，也就是一分，也就是那個份，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，不過這個名稱啊，不同而已。你選擇善法、惡法、是法、非法，你能選擇。好像有人叫你去殺人去，你就想了，哦，這殺人是對的，我不能殺人的；啊，這選擇了。我若救人呢，啊，我知道某某人呢，他們預備殺某一個人，我現在啊，想法子把這個人給救了，這就是選擇。說這個我看見呢，有很多人，所行所做啊，都是不正當，邪知邪見，啊，我現在啊，要選擇一個正知正見，這就是選擇。

不要學著那個持牛戒的，持狗戒的那種苦行。有的印度有一種外道修苦行，修什麼苦行呢？睡釘子的床，他睡床啊，都釘上一些個釘子，他在這個釘子上睡覺；表示啊，他這個不怕，這個身體呀，是堅固，釘子，睡在

釘子上都刺不破。哎，這個雖然呢，是有一點苦行的功夫，可是你們想一想，這個睡釘子能開了悟？受這種苦會有什麼好處呢？這要選擇啊，你這個無益的苦行啊，不要修行，這個苦行沒有益處。

所以呀，這要有擇法的這種智慧；智慧，也就是覺，要有擇法的覺悟。啊，你這個沒有選擇法的這種智慧，你盲修瞎練，不認識善知識；那個人本來就是瞎子，沒有眼睛，你還叫他給你領路，啊，這是危險的。所以這要有擇法眼，這叫擇覺知。

那麼你能選擇了，你這個法選擇了，你若不修行也沒有用；所以就要精進。精進，你修行有所得了這生出一種歡喜心。你若生出歡喜心，這又有個法執，有個執著了。所以呀，又要把這個歡喜的心呢，又要捨了，就是放下，不要執著啊，生出這種法執。說是啊，哦，「禪悅為食，法喜充滿，我現在不吃飯都不餓了，這真是妙了，哎，very good，哎，這就生出一種法執來。

有法執，就有我執，我啊，現在你知道我嗎？我有了功夫了，我啊，到了三十三天，和這個帝釋天呢，我到那，我什麼都看見了，啊！天上那個蓮華真是美麗到極點了，青色青光、黃色黃光、赤色赤光、白色白光，那個

地方真是，啊，我們人間沒有的！生出這種法執來了，著到境界上。所以呀，要捨，又要除，要有「除覺知」，要有「捨覺知」。

然後就要生出這個定，生出啊，這個定力。有定力，然後就有智慧；有智慧，你要啊，把這個智慧，常常啊，修啊，圓滿了；不要忘了你這個定力，不要忘了你這個慧力，那麼這叫「念覺支」。

#### Door2-026-042

啊，這個講了很多次，我都忘了，現在大概講一講。有人就說了，說，哦，難怪我也忘了，師父都忘了，當然徒弟也要忘了，啊，給自己講道理，講的很妙的。這個前幾天我聽你說在這個有人要修苦行，把自己綁上放到這個垃圾那個罐裏頭了，然後在那裏死了，這個比那個睡釘子的又大有進步了，比那個又是有一點這個科學的思想。不過他想要有人去救他，可惜呀，沒有這個機會了，都死在那個裏頭，比那個睡釘子的，雖然聰明一點，但是比那個也厲害一點。你講給他們大家聽一聽把這個。

今年呢，在禮拜四，開始啊，作這個盂蘭法會，這盂蘭盆法會呀，就是解倒懸的。這是當初目連尊者救他母親，那麼因為有這個這種的因緣；**佛就**

許以後每一年呢，人人都可以作這個盂蘭法會，請十方僧啊，來給作佛事，念經、持咒、念佛，來超度啊，這過去七世的父母，或者祖先。

我們現在呀，你們各位到這個中美佛教會這來很久了，有的人心裏就非常歡喜，這是啊，你的先人已經啊，得度了，令你呀，心裏非常的歡喜。有的人呢，就常常生煩惱，為什麼呢？這個煩惱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一方面，或者你有一點功德，這魔王啊，叫你生煩惱，叫你呀，生這個退心，退失菩提心，這個魔王，這樣子來呀，障礙你。

再一方面呢，就是你的父母祖先，在過去啊，生生世世的父母祖先呢，沒有得到超度，他們在那啊，很煩惱的，很憂愁的。所以呀，你和你過去生生世世的父母祖先，都啊，有一種啊，連帶的關係，就無形中啊，有一種無線電；那麼他們不歡喜，所以令你呀，也就不歡喜了。那麼這樣子呢，常常生煩惱，常常起無明，又常常啊，不願意修行，時時都願意懶惰；這都是啊，父母沒有得到啊，超度的關係。

所以我們這盂蘭法會，有啊，這麼多的出家人，這麼多的在家人，來呀，誦經、持咒、念佛，作這個功德，相信呢，你要是有什麼麻煩的問題，都可以呀，消除這個業障。那麼在每一年呢，我們這個作這個法會，各位發

心，一方面超度你的父母祖先；一方面呢，又是護持啊，這個道場；這是一方面幫助自己，一方面幫助道場。你不要，就是寫上的，我這個先人得度，不得度那是又一回事；總而言之，這個道場，我這個作護法，這是真的。

那麼這個「正語」：就是說的話都要正當。「正業」：做的這個事業也要正。「正思惟」：想的也要正。也要「正精進」：做的事情都要正。要修這個「正定」。要有「正念」。幾個了？七個，還有一個叫什麼？(正見)，哎，你看，這就是「正見」：你這個就是正知正見。所以呀，我今天晚間特別高興，在西方的人，能有人發這樣的願，這是不可思議，我希望你有正見，然後啊，快一點證果，證阿羅漢果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隨你願意哪一果，都可以呀，快一點證。

本來應該早開悟的，他就因為啊，往前進一步，往後退兩步，所以呀，還沒有開悟。這回呀，我相信差不多了，快開悟。你，他很友善根的，他自己知道啊，在佛住世的時候，他已經作比丘尼了；那時候的比丘尼，到現在，為什麼就他發願不和女人說話呢？他知道那時候，就很不守規矩的，所以呀，到現在還沒有成道業。

他說，啊，於是乎他也見到一個老修行的，不和女人講話的；他說，哦，這我也要發願作男人了，他不和女人講話，這是有道理的，啊，所以他就生了，生了一種的要作男人的心，發這種願；今生啊，沒有忘他自己這個本願！啊，今天呢，他才想起來，來告訴我；那麼這是還沒有忘了本來面目，非常好。

那麼明天呢，開始作盂蘭法會，這盂蘭法會啊，那麼還照常啊，講經；照常啊，拜大悲懺。有人願意來隨喜念佛啊，這也是最好的。有人願意來隨喜拜懺，也是最好的。那麼晚間呢，還照常這麼講經。我們這幾天作的功德呢，都給這些個人來迴向。我們願意盡孝道的人呢，都可以不要錯過這個機會，這是供養三寶的一個最好的時候。

今天你這個發願的時間呢，把講經的時間給佔去了很多，我相信呢，比我講經的功德更大，你這個願。

Door2-027-043

「無礙解」：這個無礙解呢，也就是無礙辯。無礙辯呢，這有四種，四無礙辯。第一呢，「辭無礙辯」：這個辭啊，就是言辭，辭句。這個辭句裏

邊呢，有很深的意思，這個辭說出來，有的很美麗的言辭；有的呢，就很粗蠢的言辭。這個辭無礙辯，就是不單美麗，而且呀，又妙不可言。

這種啊，辭句，是令你啊，除非不聽，一聽了，就不願意不聽了；想要不聽，也不可以了。啊，所謂：「欲罷不能」，想要停止，是不可以。好像聽經似的，講經說法講的妙的，你從來就想不到，啊，這就叫不可思議。這辭無礙辯。

有「法無礙辯」：法，就是所有一切的佛法，總起來說有八萬四千這麼多的法門；要是把它分開來說，就不止八萬四千了，有塵刹那麼多的法門。你這個法，由詳細，若把它說到啊，深遠，由很淺近，有把它說的很明白，淺顯，容易了解。所謂：「深入淺出」，這個道理很深的，啊，你用很淺的道理就把它形容出來；形容出來了，還不俗氣。雖然講的淺嘛，但是還不俗，可是通俗；通俗，通於俗而不俗，這就是妙了！

法無礙辯，說出來這個法呀，是頭頭是道，左右逢源，你往左講，也遇到這個源頭了；向右講，也遇到這個源頭了；啊，她也要講；左右逢源，這叫法無礙辯，沒有可以障礙的了。所謂：「粗言及細語，皆歸第一義」，不論講的粗的也好，講的微細的也好，啊，都是合乎第一義諦，這啊，法

無礙辯。

「義無礙辯」：那麼這個法呀，是這麼多；義理，講這個義理呀，又是有很多的，啊，那麼你講，這個義理呀，講的也重重無盡，無盡重重；把這一層的義理說完了，又有一層，啊，無窮無盡。這個義理，就好像那個水波浪似的，啊，前邊那個波浪過去了，後邊那個波浪又生出來；啊，這個義理呀，講的好像那個波濤一樣，海裡那個波濤一樣。

Door2-028-044

在這個講的時候啊，我們講經說法，我啊，和你們講很多次了，講的這個聲音，要有抑、揚、頓、挫；講這個義理，要有開、合、轉、折。聲音應該高的地方就講高一點，應該低的地方就講低一點。你要講那個秘密法，你就要很小聲講，講的令人將將聽到，他那個耳朵啊，啊，也不可以叫他聽不見；你叫他聽不見，他就不知道你說的什麼？又可以把這個聲音送到他耳朵裏去，他一定要聽，啊，這「抑」。

「揚」，啊，等這個你講的小聲了，把人講的有的沒有聽見的，他就要睡覺了，啊，要入這個睡覺三昧；你這時候，再把這個聲音提高了它，啊，

說啊，如是汝聞，啊，他一聽，叫我聞呢，啊，叫我聞呢，快聽一聽！這是就把他嚇的醒了，他就不能睡覺，哈！

「頓」，他那正聽的很要緊的時候，啊，下一句講什麼？下一句講什麼？等著，試一試，聽，聽，啊，正在聽，咦，就不講了，這頓，頓住了，叫他乾著急！咦，怎麼不講了？咦，這等著等著！

你再又把它「挫」，挫，就好像來回這麼講一講。這抑、揚、頓、挫，講的這個聲音。你不要說你給他說這個法呀，就是他聽見你這個聲音都會開悟的，那就是啊，音，這個聲音，也變成說法了，這義無礙辯。

那麼前邊辭無礙辯、法無礙辯、義無礙辯，你都有了，你還要願意說法！你若說，啊，這個法呀，我現在知道了，我不管他們明白不明白，我只明白這個佛法就算了，做一個自了漢，沒有問題的；啊，我不發菩薩心，我要利益我自己，那也沒有什麼用處。一定要有「樂說無礙辯」：這個樂說，樂說啊，無礙辯，可不是啊，說是，啊，我樂說，到那個地方，有人聽我也說，沒有人聽我也說；人恭敬法我也說，不恭敬法我也說，不是這樣子。

一定要啊，聽者會生信心，會恭敬，有人請法，你就應該說；說啊，這個

法呀，好像「口若懸河呀」，這口裏呀，就好像啊，在空中啊，懸著這麼一個河似的。那個水流啊，懸河，就是那個waterfall，哎，就是那個，那就叫懸河了，口若懸河，那口啊，就好像那個waterfall似的，啊，那個水呀，哦，人呢，都要看看，咦，看看這個，他怎麼說的那麼好呢？

啊，就好像那個Yosemite，那個waterfall，人人到那個地方都想要爬上去看一看；前大約前一個月吧！啊，總有人在那掉下來摔死，你可不要說法把人說的摔死，說的死了，要說活法，這叫啊，樂說無礙辯。這四無礙辯。

Door2-029-045

「無諍等」：這個無諍啊，就是「無諍三昧」。這個諍呢，就是和人呢，爭論；自己沒有道理，也要爭論出來一個道理，爭的面也紅了，這個脖子也粗了；這個脖子啊，粗的比那個肚皮都大，都粗；啊，就變成啊，一個「氣瘰」了，這叫，叫什麼氣瘰，你們有的叫什麼，甲狀腺呢，是什麼，就是很大的很大的，中文叫氣瘰；那麼還要諍，一定啊，要得到勝利。

所以呀，金剛經上說啊，這個諍，無諍三昧，所以呀，就有勝負心；爭，就是勝負心這樣子，我一定要勝過你。這一有勝負心，一覺得我一定要比

你好，我一定要勝過你，我一定要強過你，我一定啊，在這個世界上，甚至於在這個，不是在這個世界上，就要第一。哈，不是在這個世界上，到什麼地方去呢？我也不知道？或者到月球裏去，或者到啊，地獄裏去！

有一些個人呢，墮地獄的人，也想爭第一，噢，我是墮地獄第一；有的轉餓鬼了，他也想爭第一，噢，我是餓鬼第一；有的做畜生了，他還想要爭第一，他說我是畜生的第一。你說，究竟第一又有什麼用呢？沒有什麼大用處！但是就人這個執著心呢，所以就有這個爭；哈，在任何的情形之下，都想要爭第一。所以這說，「**諍是勝負心，與道相違背呀**」！

修道的人呢，就不是這樣子囉！修道的人是「**人棄我取**」，人家不要的，我要；啊，人家不吃的，我吃；人家不受的，我受；人家不忍的，我忍；人家不讓的，我讓；人家不做的，我做：要托底，要在底下。說所謂：「**道在矮中求啊**」，那個道啊，是在低的地方啊，來求的道，不是啊，自己站到那個山上去求道去；站到須彌山上上面去求道啊，永遠都不見道；那麼你要在須彌山底下，才能有道。

所以呀，唉，說，吃人所不能吃的，我是這樣子；人家吃不著的東西，我一定要先吃，這是啊，吃人所不能吃的，這又是錯了！吃，是吃人家所不

願意吃的，人所不願意吃的，哎，我要來吃；人家所不願意做的工作，我來做；不是說，啊，我呀，做的容易的，給人家做難的，所以呀，不要叫他們做我這個容易做的工作，不是那樣子。這道，就是反過來。

那麼讓人所不能讓的，你不能讓的，說，哎呀，我不能讓了，你怎麼就不能讓了呢？你若讓，就是能讓了嘛！怎麼還有一個不能讓的呢？說，我真忍不了了，我不能忍了；你若忍，就是能忍了嘛！你自己不忍，那當然是忍不了了嘛！說，他對我不好啊，給我麻煩；啊，你為什麼要人家對你好呢？你就想人家對你好，你還是自私心的嘛！人越對我不好，那才是啊，我的善知識。

六祖大師誰把他成就的你知道？哎，那就是神秀幫助他成的道業。你看，神秀派人要殺你，啊，你不修道，不修道我就殺了妳；所以他沒有辦法不修道，跑到那個打圍的一起住了十六年，修道。啊，如果不是這個神秀派人去要殺他，他何必跑到打圍的一起，他早就出來了，我要弘揚佛法呀，我是啊，五祖大師的這個傳心印的弟子，我若這個什麼？他若出來早的，他功夫也沒有成功呢！他在那十六年就是啊，參禪！所以那麼久。

「便生四相心呢」，你這一爭啊，就有了勝負心；有了勝負心，就與道相

違背了，和道不相合了，便生四相心呢，就生出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生出這四相來了。四相，你一生出我相，啊，就要有自私心了；你一生出人相來，啊，就要有損人的心了；你一生出眾生相，啊，就想要大家都利益我；一生出壽者相，啊，就要想法子啊，保持自己的生命了，變成四相心。

「由何得三昧」，你要是這樣子，怎麼能得到這個三昧呢？你怎麼能得到這無諍三昧呢？得不到了！得不到，那就是不能成道的；不能成道，就不能了道；不能了道，你也沒法子證果得道。啊，所以呀，要無諍，要沒有諍。

Door2-030-046

「義者，隨順密意說等」：這個義呀，(還是前邊那個義無礙辯那個義)。但是在這這個義呀，當什麼意思講呢？就是能生出這個道來，斷這個疑惑，「生道斷惑」。隨順密意說等，這個密意，要隨順著眾生的需要，來給他說這種的妙法；就是啊，觀機逗教，因人說法，應病與藥。在這個地方也就好像那個學醫生的一樣，看人有什麼病啊，就給他用一點什麼藥來醫治他的病。

今天呢，來一個學醫生的，我對他講，我說啊，**你就是怎麼樣醫生再好，你自己死的時候，也治不好自己這個死病！**那麼他的母親就說，這是人一個應行的一種過程。我說，過去這個程，又怎麼辦？

啞巴打電話，說什麼？聾子聽電話，聞什麼？盲者看電報，念什麼？學者被困電話陣，我今天給這兩個人可以講，他覺得很有意思是不是？你們不覺得怎麼樣，他覺得很有意思。因為他說不出來什麼，也聽不見什麼，也念不出來一個什麼，所以他覺得這是不錯的。

**瑜伽二十五，顯揚二十，大同此說。餘義至十二分中當明。**

現在啊，還是講這個經藏，這個經藏，現在啊，舉出兩部論來引證。這個論上啊，也是說的這個叫「素怛纜」；這兩部論就是《瑜伽論》第二十五品；和這個《顯揚論》第二十；「大同此說」：大，這個大概的和這個所說的是一樣的；就是說的，就是用這個素怛纜。

「餘義」：那麼其餘的這個義理，「至十二分中當明」：到這個十二分經啊，的裏邊呢，會說明白的。這是啊，說這個《瑜伽論》，和這個《顯揚

論》，也有啊，翻譯說是素怛纜的。

## Door2-031-047

第二、毗奈耶藏。初名，後相。前中亦名毗尼，梵言之略耳，此翻為調伏；謂調練三業、制伏過非。調練通於止作，制伏唯明止惡；就所詮之行彰名，即調伏之藏。或能詮藏，有調伏之能，即有財釋契經，藏中類有此釋。

第二啊，是「毗奈耶藏」：這個毗奈耶，又叫「毗尼」；又叫啊，「尸羅」；又叫「波羅提木叉」；這就是個律藏，毗奈耶是律藏。這是啊，前邊說啊，有三藏啊，這第二毗奈耶藏。「初啊」：現在提出這個名字，毗奈耶藏；後邊呢，這是藏的這種相貌，形相。

「前中亦名毗尼」：前中，就是在前邊呢，這一句的經文；它啊，名字，又有一個名字叫毗尼。毗尼呀，是什麼意思呢？也就是毗奈耶的一個略稱，簡略的說法，所以說呀，「梵言之略耳」：這個是印度語啊，一個簡稱。「此翻為調伏」：翻譯過來叫什麼呢？就叫調伏。

調什麼呢？調身、調口、調心，調這個身口意呀，三業；這個心也就是個

意。調伏，怎麼叫調呢？調，是調練。本來它不伏的，你啊，想辦法把它調伏了它，調伏啊，令它老實了；這個伏，就是老實了，就是不作怪。調伏，也就是聽話了，簡單來講就是聽話了；再說，就是依教奉行了。這若師父，徒弟來講，這調伏，就把這個徒弟調伏的，啊，很聽話的，依教奉行了，不反對啊，師父。那麼這是調伏。

調身、調心、調口，調身，這個身呢，不造惡業了。身怎麼樣不造惡業呢？哎，就是守規矩，守規矩，也就是戒律；不能不守規矩，一定要守規矩。不守規矩的是什麼呢？就是沒有調伏。你呀，身也沒調伏，心也沒調伏，口也沒調伏。調伏身就不造惡業，不造什麼惡業呢？不會去殺生、不會去偷盜、不會去邪淫；這殺、盜、淫；身有三惡，殺、盜、淫。

口有四惡，綺語、妄言、惡口、兩舌。怎麼叫「綺語」呢？就好像某某人，啊，專門講女人，講女人還不要緊，還講的很粗氣的，講的很難聽的；啊，誰聽到這個話，就把耳朵給骯髒了，把耳朵啊，骯髒的洗也洗不乾淨，啊，甚至於要用刀把那個皮呀，割去它，啊，割去了，還是不乾淨！因為什麼呢？太骯髒了，講的太骯髒了，這就叫綺語。人人都知道，你何必有那麼講呢？講的太沒有意思了，是不是啊？這叫綺語。

「妄言」，妄言呢，就是打妄語，撒謊；撒謊，他撒的還很有道理的，很有道理。好像這個人呢，給人家做工，做工啊，這個經理呀，Manager，對他很相信的，給他拿了五千塊錢，說你把它存到銀行去；啊，他走到就想，這五千塊錢，我要是自己把它帶到袋裏頭，不存到銀行，我這一生都夠用了，不要用做工了，啊，這我就先支上期的人工，我沒做工，先把這人工，工錢給拿來，這叫這個透支，中文叫透支，英文叫什麼我不知道？就是沒有做這個事情要做。

但是這個這樣做，這個經理不許可的，這怎麼辦呢？唉，這麼，現在這個時局不好，我啊，把我這個袋，用刀割開它，我說這個錢就是被人打荷包給打去了，大約這個經理他也沒有辦法了，於是乎啊，唉，就這麼做，他那個，有個supervisor（督察者），去，好！好！你就這樣去幹了！

這supervisor是誰呢？就是他那個「意」，啊，那個意呀，就給他當一個參謀，就叫他這麼樣去做去，於是乎他就這麼做去。回來對經理就說，唉！今天呢，自己把頭也打破一塊，打破它一塊；因為五千塊錢，破，痛一點也不要緊，自己把頭也打破了它。那麼回來就對經理說，說我今天呢，啊，這個世界太不好了，我帶這個錢到街上走，我離銀行啊，大約還有二、三個blocks（街口），啊，我就遇著土匪了，把我這個荷包就給割開了；割

開，我知到了，我和他一搶，他把我頭也給我打破了它，他就跑了。我當時也昏過去了，什麼都不知道了？啊，結果我醒來了，賊也沒有了，你說怎麼辦呢？

這個經理一聽，一看他袋，是割破了，也不是自己割的；因為就是他自己割的，這經理也不懂，那除非警察才可以知道，啊，這是他自己用手割的，這個不是旁人割的，能看出來；但是也要特別的聰明的policeman( 警察 )；若是那個不聰明的，他也看不出來；那麼這就撒謊了，撒謊得五千塊錢。

為什麼人要撒謊呢？就因為啊，有利於自己，他才撒謊的；若沒有利於自己，他就不撒謊了。你叫他撒謊，噢，那不行啊，犯戒啊，他不幹了。因為什麼呢？對他沒有利益；有利益，他就幹了，這就是妄語。

Door2-032-048

「惡口」，惡口啊，就是專門罵人的，罵人罵的很厲害，惡口，這叫罵人的惡口。啊，說你呀，你小心一點，你，你不做點好事，你坐飛機呀，那個飛機，啊，從那個萬丈高空啊，跌下來就把你跌死了，這都叫惡口。人家本沒有這麼回事，你說他你就會這樣子了。

或者嚇人，啊，你要怎麼樣怎麼樣做啊；你若不怎麼樣做，你就會有什麼麻煩！這就是啊，這個做師父的，有很多會這樣子，啊，會這樣子嚇唬徒弟；說，你不聽我話，你不聽我話你明天就死了！喔，這個人，我不願意死就要聽話了！這不對的。

你看我就知道你明天要死，我也不告訴你！為什麼呢？這個告訴你，你一害怕才改過，那不是真的；要你不害怕，自己知道改過了，啊，知道往好的做，就能啊，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，那才是真的。

或者，好像騙哪一個徒弟要出家，哎，你要出家啊！你不出家，你就有什麼不得了的事情了！這個徒弟一聽，哦，我要不得了，快出家了！這也是嚇徒弟出家，也不對的。

那麼我知道啊，做師父有一些個有這個毛病的，啊，專門呢，恐嚇徒弟，所以我就不用這種方法去教化人。我做什麼事情，都不勉強人，你歡喜做就做，你不歡喜做，我不勉強你，絕對不恐嚇你；啊，你不行啊，你一定要這麼樣子；你要不這麼樣子啊，哎，那你將來你家裏父親也死了，母親也亡了，兄弟姊妹都沒有了！這個把人一嚇，嚇的，啊，打顫顫；師父這

說，這一定是真的。因為有的人很相信師父的，但是師父告訴他真法，他不相信；這個告訴這一種邪法、這種不正當的法，他就相信了。

所以呀，所以呢，這種的方法，你們放心，我不會用的；我不對你們每一個人呢，也不恐嚇你們，說你怎麼樣怎麼樣要不得了了，沒有這個話的！那麼這是啊，惡口。

「兩舌」，兩舌呀，就是兩頭蛇。什麼叫兩頭蛇？對於，啊，姓趙的，就說姓王的講你壞話來著，說你什麼什麼壞話；啊，這個姓趙的一聽，嘿，豈有此理，他說我的壞話，啊，這真是我不能原諒他，我一定要和他來打過！那麼他又到姓王的那，說，哎，你知道嗎！那個姓趙的那個東西才是壞東西呢，他當著我就罵你，罵你什麼什麼；啊，說你又是品性也不好啊，什麼都不好的；啊，姓王的一聽，啊，這個東西真是壞東西，我一定要殺了他！呵，這個姓趙的，和姓王的兩個人就發生問題了。為什麼發生問題？就因為他有兩個舌頭；對於姓趙的說的一樣，對姓王的又說的一樣，所以這叫兩舌。

那麼這個兩舌，惡口，和這個綺語，妄言，他都能調伏了。怎麼叫調伏呢？就是，啊，綺語，也不說綺語了；本來他說綺語現在調伏了，沒有綺語了，

啊，盡讚歎人的話。啊，妄言呢，盡打妄語了，他現在調伏了，調伏不打妄語了，說真實不虛的話了，哎，說真語、實語、如語、不妄語了，這也叫調伏了。

那麼惡口，本來好罵人來的，好講一些個惡口，現在啊，永遠都不說這個惡口了；盡說善言；啊，說某某人真好，他真是個善人，他修道啊，修的真不錯的，啊，用功啊，真是認真用功，盡說人的好話，不說人的壞話，哎，也不妒忌人。不像那個老鼠妒忌人，啊，妒忌妒忌，牠自己沒有地方去了，被人家裝到籠子裏了；哈，裝到籠子裏要遞解出境，那就都是妒忌人妒忌的！

那麼這個調伏了，把這惡口也沒有了；兩舌，兩舌啊，這回啊，變成一個慈悲舌；變成一個，啊，廣長舌；見到人呢，就說人好話；見到人呢，就讚歎人；也不是盡給人戴一些個假高帽子。如果這個人不修行，你說，啊，你真用功啊，修行啊，你又拜佛，又念經啊，又念佛啊，這個人一聽，啊，什麼？你講的什麼？我根本就不懂這個，你怎麼對我這麼講話呢？那又錯了。所以呀，中國人有這麼一句話，說，叫「表錯情」，表錯情，就表示啊，這個「情」表錯了。那麼這也調伏了，把這個口有四惡也都調伏。

意也有三惡，意業的三惡就是貪瞋癡。我們人呢，從無始劫以來到現在，在這六道輪迴裏邊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；今生做人，來生就做鬼，或者又做阿修羅，或者做天人，或者墮地獄，或者做餓鬼、畜生。在這六道輪迴裏，輪轉不停，啊，所以呀，就因為這個貪瞋癡。這個貪瞋癡又叫「三毒」，這三種的毒，把人都毒的迷而不覺，就好像啊，喝醉酒啊，一樣；又好像啊，吃這個迷魂藥一樣。

為什麼現在人人都要吃這個迷魂藥呢？就因為啊，這個貪瞋癡在裏邊，叫他生出一種貪心來，生出一種瞋心來，生出一種癡心來；所以就把人支配的這麼顛顛倒倒的，以非為是，以惡為善，以毒他作為良藥。這種毒藥啊，愈吃愈愚癡，那麼他不覺得，他啊，就願意吃這種的沒有智慧的這種毒藥；這都因為這貪瞋癡啊，這三個字把人害。

我們為什麼從無量劫以來，無量劫以來，到現在還沒有成佛？也就是啊，被這個貪瞋癡這三毒啊，把我們迷的，迷而不覺。這個「貪心」，是貪而無厭。貪名啊，這也是貪；貪利啊，這也是貪；貪富啊，這也是貪；貪貴，也是貪。名、利、富、貴，令人呢，生出這種貪心，貪而無厭。一切的物

質，譬如好的衣服、好的房子、好的車、好吃的東西，這都叫物質；貪而無厭，愈貪就愈想貪，愈想貪就愈貪；這叫貪而無厭，沒有饜足的時候。沒有得到啊，就想得到，已經得到又怕丟了，所以呀，這個貪心就是這樣子。

「瞋」，貪不來呀，就生出瞋恨心來。生出瞋恨心，就有脾氣，很大的火，很大的無明，就現出來；啊，現出這個無明，就盡做出一些個糊塗事。本來不應該殺人，哦，他要殺人；本來不應該偷東西，他想要偷東西了；本來不應該邪淫，啊，一天到晚就掛著邪淫，就想著邪淫；本來不應該打妄語，喔，他就總認為打妄語是好；不應該飲酒，他也要飲酒。

那麼這個瞋心一現出來，就障礙啊，你的智慧了。「一念瞋心起，八萬障門開」，你這一念的瞋心生出來了，有八萬那麼多的障礙的門戶，就都開開了，你看多厲害！那麼這個瞋呢，詳細講起來，也是很多很多的。

Door2-034-050

來講這個「癡」，這個癡心呢，就是愚癡；愚癡的心，就是總不知足。愚癡啊，最初是貪；貪，就生出瞋恨；瞋恨呢，以後就變了愚癡。愚癡心一

生出來，就無所不為了，什麼壞事，他幹什麼；因為他愚癡了嘛！愚癡啊，也不知道什麼是個對，什麼是個不對了，對不對他都來去做去。他這種愚癡心，是很不容易教化的，你教化他，他也不明白；教化他，他也不明白。

在這個講愚癡啊，的人，他有一種妄想；他這種妄想根本就不能成功的，但是他時時刻刻都打這種妄想。打什麼妄想呢？哎，他就想了，他想著這個花呀，天天都是這麼新鮮，總也不落，啊，我歡喜這個花，它天天都這麼鮮豔，這麼好看，這麼美麗，「好花常令朝朝艷」，天天呢，都希望這花開的很茂盛的，它不落，不榭。你們想一想有這個道理沒有呢？

那麼昨天是七月十五，下個月就是八月十五；這個八月十五啊，是月圓之夕，這個月光啊，是最圓了。那麼有的人呢，就歡喜這個月光，說這個圓的月光最好；我希望啊，這個月永遠都啊，圓的，每一天晚間都是圓的；我啊，在這月光之下，又可以經行，又可以玩樂，那麼又涼爽，這是最好的一個時間；願意每一天晚間都月圓，所以說啊，「明月何妨夜夜圓」，明月，你，啊，為什麼你不夜夜都圓的呢？夜夜圓呢？每一天晚間都圓呢？

這是啊，這個女人，歡喜呀，圓月的，無論女人、男人呢，是這麼想。跟那個做賊的就，又一個想法了，說，這個月，你真討厭呢，你這麼光明，

我沒有法子去偷人呢，取偷東西啊，照的這麼光，啊，這我怎麼辦呢？你真是不方便！啊，那個做賊的就討厭這個月光，燈光也是一樣的。燈光可以呀，每天晚間都亮著，這個電燈光；但是月光不會啊，夜夜都圓的；那你想它夜夜都圓的，這也是一個愚癡的想法。

好喝酒的人呢，有這種愚癡的想法。怎麼樣想呢？他說，我這個要喝酒，就要去買去；我若沒有錢呢，就買不到酒，這也是一個很麻煩的一件事情！如果所有的水池子，水泉，都變成酒泉，我想喝酒，就到那個地方去取去，也不需要錢去買，這有多方便呢！他就打這個妄想，成天打這個妄想；想什麼呢？想，「大地有泉皆化酒」。

這個最貪心這個人呢，就想了，啊，這個世界真是壞透了，要做工才能拿到錢；唉，辛苦了一天，才拿到十幾塊錢，一用，又了了。如果世界所有的樹啊，上邊那個都變成錢，搖錢樹，都變成搖錢樹；每一棵樹，上頭都長錢；我用錢的時候，到那個地方就去拿去。啊，那個錢，它不是銅錢，都啊，像美金似的，和美金那麼值錢。美國以前用金子啊，那樹上結的都是美金，這個有多妙！世界要是這樣子，那我就永遠都願意在這個世界上了，我再也不走囉！啊，我就死了也還回來；回來，再回來，啊，也就和極樂世界差不多了，那麼何必要生到極樂世界去呢？所以這個都是一種愚

癡的想法，就是這個愚癡作怪，才有啊，這種的思想。

## Door2-035-051

還有，這個人呢，也沒有去學校讀書，就想要啊，得到狀元；也就好像現在呀，得到個博士。就得到博士，就要讀書去。你初學也沒有進，中學也沒有讀過，大學的門口更不知道啊，向哪一邊開，那麼就要得到博士，這豈有此理的！這是讀書的人，這個愚癡的思想。

種田的人，他也有愚癡的思想，就好像那個，說那個太聰明那個宋國的那個人呢，他幫助那個苗長。啊，幫助長啊，他說，我這個種的這個穀啊，一定會打多一點糧；不單不得到多一點的穀啊，而且根本就沒有，就死了！這叫沒有種田呢，就想要收穀，這也是一種愚癡的思想。

就做工的人，想造一個摩天大樓，但是他不去做去，就是啊，在這想，哎，這個摩天大樓啊，從虛空裏先造起；從頂上往底下造，造到底下就成功了！啊，在虛空裏最高的一層，在虛空裏先造好了，第二層、第三層、第四層，從上邊往下數，啊，造到底下就可以用了！那麼這麼想來想去，他也不造。因為什麼不造呢？沒有法子從虛空裏先來造這個摩天大樓。所以呀，這也

是一種愚癡的妄想。

又有一個愚癡的妄想，說，啊！現在可以到月宮裏去了，我最好啊，先到月宮裡去做一個第一移民到月宮的人；你說這，在世界上啊，不要說各國都知道我了，這是一個有名的人物。這也是個妄想，也是一個愚癡的妄想！

又有的人，啊，想做生意，就這麼想念，說我今天呢，賺一百塊錢，明天賺二百，後天賺三百，大後天就是四百；一天比一天多，一天比一天多，等我五六十歲的時候，我就有 million dollars! ( 一百萬美元 )，啊，這個；這麼天天想也不去做生意，啊，這也是個愚癡的想法！

還有學佛法的人，說啊，咦，人人都可以成佛，我也可以成佛！對的，因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那麼我一定會成佛的，就坐這等著成佛，也不修行。人坐著參禪呢，他坐這就打妄想，唉！怎麼還沒有成呢？咦！什麼時候成呢？咦！我還要坐多久呢？啊，他們一坐，說，就有了什麼功夫啊；我坐了這麼久了，也沒有什麼意思！

啊，坐這打妄想打來打去，打的，啊，頭髮都白了，因為打妄想打的太多了，頭髮就白了，啊，面上皺紋也起來了，啊，雞皮鶴髮了，那個皮呀，

就像那個雞皮似的；髮呀，就像鶴髮似的。噢！我怎麼還沒有成佛呢？還沒有開悟呢？他也不拜佛，也不念佛，也不念經，啊，這個就是說，可以成佛但是不修行！不修行怎麼能成佛呢？啊，這也是個愚癡的妄想！

這愚癡的妄想啊，最現實的，說，噢！我若得到呂洞賓那個點石成金那個手指頭也不錯的，啊，他那個手指頭這麼一點，啊，這個，本來是個瓦的杯，這個瓷的杯，或者玻璃杯，就可以變成一個金的，啊，這個手指頭是不错的！什麼時候可以變呢？哪一天可以變成個點石成金的手指頭呢？啊，在這等著等著，啊，等著這一生也沒有變，這也是個愚癡的想法。

這個愚癡的想法，就是啊，根本沒有這麼回事，你又要想，這就叫啊，愚癡的想法。你現在啊，想要開智慧，就要去實做去。你想要成佛嗎？那容易，只要你肯修行，你肯呢，認真去修行，腳踏實地去修行，實實在在的去修行，躬行實踐。最要緊的，不可以不守規矩；你若不守規矩啊，盡未來際也不會成功的，也不會成佛的。

因為這個規矩，就是成佛的一個最近的一條路；你不守規矩，就沒有法子成的佛。無論哪一個，你們誰要是不守規矩啊，要注意我這一句話！無論哪一個；若守規矩的人就不要聽，根本你就守規矩了嘛！不守規矩的人，

你就想一想，喔！不守規矩，永遠都不會成佛的！啊，你就因為一點點不守規矩，就錯了很多，啊，就要很久的時間也不能成佛。

那麼這個想要成佛就要修行。你想得到多一點糧嗎？就要種地。你想要發財嗎？去做生意。你想要得到摩天大樓啊，你就要去做工去，去建造去，去建造這個大building才可以的，這個大廈。你想要得到博士的這個title( 頭銜 )，就要去讀書去，不讀書是不可能的。你想要成佛，就要修行，不修行是不可能的；沒有旁的巧妙的方法，就是在這個地方。你若不相信我講的，你可以試一試，試一試看！

Door2-036-052

昨天是七月十五日，是出家人可以不守規矩的一個時候，這是啊，不守規矩的出家人就不守規矩；守規矩的出家人呢，還是不會不守規矩。那麼有一個魔王啊，他就啊，叫守規矩的出家人也不要守規矩；不守規矩的出家人呢，更不要守規矩了。那麼這一點呢，各位要注意，這是昨天的事情；昨天已經過去了，今天呢，也又要啊，到下午啊，就快到晚間了。那麼講完經呢，三點鐘我們把這些個祖先呢，把這些個鬼呀，啊，都送到極樂世界去。

我們休息半點鐘，三點鐘開始；首先呢，念念彌陀經，在這個就在這個牌位那，念一遍彌陀經，然後啊，再念念佛；念念佛，繞三轉佛呀，然後就給他們迴向；迴向啊，念往生咒，在那我們送他們到極樂世界去！但是啊，不願意去呢，就隨他便了！他在我們這講堂這聽經他說！那麼有一些歡喜去的；那麼去和不去，我們都啊，平等待遇，都給他送往生。

這個「制」：就是一種強制，「伏」：就是啊，降伏。用一種強制的工夫，來降伏什麼呢？降伏「過」，降伏「非」。這過呀，什麼叫過？啊，好像方才所說的，不守戒律，這就是過，這就是非；也就是啊，他不能降伏過非；不能啊，制止自己的過錯；這就是不能啊，制伏過非，這不能啊，制伏過非。

所以呀，今天講到這一段的文上，這個疏文上，啊，所以你也應該懂一點。

啊，我是個佛教徒，我做事，所作所為，應該呀，和人不同一點。

「調練通於止作」：這個調練，調，就是調和；練，就是練習。通於止作，他啊，又通於止惡，又通於作善，這止作。那麼又通於「止持」，又通於「作持」；止持，就是止持啊，諸惡不作；作持，就是眾善奉行。啊，那

麼止持，和作持，都要啊，調練；這個諸惡不作，就是止持；眾善奉行，就是作持。那麼你能調練止持，調練作持，令這個身口意三業都不造。

這個「制伏唯明止惡」：這個制伏啊，就單單說這個諸惡不作。諸惡不作，為什麼一定要犯規矩？一定要不守規矩？不守規矩，這一定墮地獄的，沒有絲毫的疑問；不是說我嚇唬你，因為你自己要往那條路上走，我也沒法子救救得了的。無論男男女女，你哪一個不守規矩，將來就有機會墮地獄；哪一個守規矩，成佛就有份。

前幾天那不講，說，「**善惡兩條道，修的修，造的造**」，願意修你就修，願意造你就造。啊，我講啊，是這樣講，那麼誰願意修你就修，不願意修你就造。我有方便法，這是方便法。

「就所詮之行彰名，即調伏之藏」：前邊說這個調伏啊，通於止作，這個調練是通於止作；這個制伏呢，唯明止惡，就是單單呢，說的止惡。就所詮之行彰名，若就著所詮這個行門，所詮的修行的行門，來呀，彰住它這個名字，這個呢，就是叫調伏之藏。

「或能詮藏」：或者呀，又叫能詮藏。啊，「有調伏之能」：他啊，有這

個調伏身口意這三業的這個能力，他這種的功能。「即有財釋，契經藏」：這個呢，就是說這個法呀，法財，就著這個法財來說的，來解釋的。「契經藏中，類有此釋」：在這個契經這個藏裏邊呢，也有啊，類似這樣的道理，來解釋啊，這個契經藏。

Door2-037-053

毗尼或翻為滅。滅有三義：一、滅業非；二、滅煩惱；三、得滅果。

這個「毗尼」：就是啊，毗奈耶的一個略稱，一個簡單的稱呼；有的人呢，就把它翻譯成「滅」：前邊那不翻譯調練，制伏，又翻譯滅。這個滅的意思，就是把它消滅了，沒有了。把什麼沒有了呢？把這個一切的罪惡都滅了。所以這個滅啊，有三種的意思。

這三種的意思，第一個意思，就是啊，「滅業非」：滅業非，也就是滅非業。什麼叫非業呢？這個不對的這種業，不正當的這種業，也就是惡業；滅除你的惡業，也就消除你的業障，這滅業非，滅你這個惡業，和你不對的這種行為。

第二呢，「滅煩惱」：我們人所不容易離開的，就是這個煩惱。所以在四

弘誓願說，「煩惱無盡誓願斷」。這個煩惱，就是造業的一個根本，你有煩惱就會造出啊，這個惡業；你若沒有煩惱了，就不會造出這個惡業。所以呀，它是這造業的一個根本，因為這個，所以要滅它。

這個煩惱，有八萬四千種那麼多的煩惱，要把它總起來說呢，就是一個無明生出來；由這個無明啊，就生出八萬四千種煩惱。所以修道若破無明，就顯法性了，你無明一破，法身就現出來。

那麼有的人，說是，啊，修佛法修了這麼多年，也沒有覺得得到什麼好處？你想得到好處，那很容易的，只要你把無明破了，那好處啊，就現前了。你自己的無明不破，煩煩惱惱，爭爭吵吵，攪攪擾擾，你怎麼能得到好處啊？說一句，你也放不下了；吃一點虧，也放不下了；有人對你有一點不客氣的行為，啊，甚至於啊，你就好幾天也睡不著覺，也吃不下去飯了。你說這個你怎麼能得到好處？得到好處，就是要把這無明破了，煩惱啊，變菩提，變智慧，那麼才啊，可以。

又有的人說，啊，法師教我們的這個法，說是啊，修行啊，修這個法，可以開悟，可以啊，得到五眼、六通。我修了好幾年了，我一個眼睛啊，也沒有得，一通也不通，是不是這個法師欺騙人呢？是不是根本就沒有這種

的功效呢？這個呢，你說有功效就是有功效，你若說它沒有功效就是沒有功效。為什麼哦？一切唯心造。你心裏不真呢，它怎麼會有功效？

說，我天天都照著修啊，照著來去做去啊！唉，你照著去做，做那個時候你有沒有打妄想啊？你那個妄想，你數的過來數不過來啊？說，那要是不打妄想嗎，那我可辦不到！那你可以辦不到，你怎麼樣想得到功效呢？哼，你一邊修法，一邊打妄想；一邊想，噢，今天我修這個法，會不會開悟啊？會不會得到五眼、六通啊？怎麼還不得呢？嘿，就有這一個念頭，就把這個五眼、六通都嚇跑了，嚇的跑了；啊，說，不行，他那打我們的妄想，我們不能去，這是這樣子。

所以這個「嚴淨毗尼」，在《楞嚴經》說，「嚴淨毗尼，肅恭齋法，弘範三界」，這個有的人把這個念的很熟，但是用的時候就不會用了，不知道怎麼叫弘範三界？不知道怎麼叫肅恭齋法？不知道怎麼叫啊，嚴淨毗尼了？你不要以為呀，我們過堂吃齋，我們這過堂吃齋呀，這有無量無邊的功德；這叫啊，我們吃東西的時候，這叫肅恭齋法；不是隨隨便便的，很鄭重其事的來吃這個齋，那麼為施主來迴向，這都叫嚴淨毗尼，肅恭齋法。

這個滅煩惱呢，就要滅無明，你無明若破了，煩惱就沒有；變成智慧，變

成菩提了，這是第二。

第三呢，「得滅果」：有的人就說了，說，哦，這個果我不要，滅了就沒有果了嘛！那誰要那個果幹什麼呢？哈，這個滅果啊，是啊，涅槃的妙果，就是那個滅度的那個果。《金剛經》上不說，「得滅度者，一切眾生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」，就是這個滅果。所以呀，哎，這個果，就是個無上的果，沒有再比這個果再高的了，也就是個佛果，所以這叫得滅果。

怎樣樣得的呢？因為你嚴淨毗尼，肅恭齋法，才能得到的。你若不能嚴淨毗尼，肅恭齋法，啊，和那一切的俗人沒有什麼分別，就和在家人沒有什麼分別，那就不能得到這個滅果了。你想到得到這個滅果呀，一定要依照佛法去修行；依法修行，就是嚴整威儀、嚴淨毗尼、肅恭齋法，才能弘範三界。

Door2-038-054

前幾天這發願不和女人講話，他不管是真的假的？啊，但是他想要發這個願，這個這股香氣啊，香到今天呢，還不斷，還有這股香氣，這股戒香。你們有的人覺得，不覺得，那我是不知道？我覺得由他和我說那個事情之

後，就我們這個道場就放香了，放的很大的香！

或名尸羅，具云翅怛羅，此云清涼，離熱惱因，得清涼果故。

「或名尸羅」：或者呀，有翻譯這個毗奈耶啊，翻叫尸羅。那麼若具足這個人呢，就叫「翅怛羅」：尸羅啊，也就是一個，簡略的稱，簡略的名稱；翻譯過來叫什麼呢？就叫「清涼」。為什麼又叫清涼呢？因為它能「離熱惱因」：這個熱惱啊，也就是煩惱，離這個煩惱因。

「得清涼果」：因為這個，那個煩惱，就好像熱似的；人呢，一發起無明啊，就有一種火的樣子，所以叫熱惱。得清涼果故啊，他可以呀，得到清涼的這種覺果；清涼果，也就是啊，佛果。怎麼叫清涼呢？這是對著熱惱而說清涼；那麼得到啊，沒有熱惱了；沒有熱惱，所以就清涼果。

亦名波羅提木叉，此云別解脫，此就因得名。然有二義：一，揀異定道，名之為別；二，三業七支，各各防非，故名為別。亦翻為隨順解脫；此據果立，隨順有為無為，二種解脫果故。

「亦名波羅提木叉」：波羅提木叉，也就是「戒」，翻譯過來啊，的中文

意思又叫「別解脫」。別呢，就是各別，各別解脫。「此就因得名」：這個別解脫這個名字啊，是因為啊，根據這個因，來啊，說的，得到這個別解脫的名。「然有二義」：雖然呢，就著因來得到這個別解脫的名字，可是啊，這有兩種的意義。

「一，揀異定道，名之為別」：這個呢，揀異，是啊，就是揀別，揀別呀，兩樣；和這個定戒，這個道戒這個名。那麼不是這個定戒，和道戒叫這個別解脫。這是什麼呢？是這個離這個羈縛業緣，離開呀，這個繫縛；繫縛，也就是啊，束縛，也就是綁著的意思。那麼離開啊，這個不自由的這種緣，所以呀，名之為別，叫啊，別解脫。

這個二呢，是「三業七支，各各防非，故名為別」：第二個意思呢，就是這個三業；三業，就是前邊所講這個身口意三業；「七支」，這個七支呢，就是身三、口四，這叫七支。身，這個殺、盜、姪，這三種的支；口，綺語、妄言、惡口、兩舌，這是四支；合起來這叫七支。在這個身三、口四這個七支啊，各各呀，防非，在身呢，要防備不犯這個殺、不犯盜、不犯姪；口呢，不犯這個惡口、兩舌、綺語、妄言，這叫啊，各各防非；故名為別，因為它不同啊，所以呀，叫別解脫，各別來解脫。

「亦翻為隨順解脫」：或者呀，又有人呢，把它翻譯成啊，隨順解脫，不叫別解脫，隨順解脫。「此據果立」：這個呢，和前那個名字啊，不同；前邊那個是就「因」上立的；這個是在根據這個果呀，來立的這個隨順解脫這個人。隨順什麼呢？「隨順有為無為」：這個有為法，和無為法，二種解脫，有為解脫，無為解脫。「二種解脫果故」：那麼這個有為的果，和無為的果，隨順這兩種的果來解脫的緣故，所以叫隨順解脫。

Door2-039-055

亦名性善，如誦律。亦名守信，如昔所受，實能持故。後顯相者，前名之中，已含止作，即毗尼相。

「亦名性善，如十誦律」：這個戒，亦名叫性善，這個名稱啊，在這個《十誦律》上，好像十誦律啊，所說的這個性善。在中國有一部《三字經》，(果又)說到台灣有一個(果詹)的朋友，說他念三字經。這三字經啊，是很好的一本書。它一開始就說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；性相近，習相遠。苟不教，性乃遷；教之道，貴以專」。

這說啊，人一出生的時候，「性本善」，這個性啊，是善的，不是惡的。

那麼本善呢，他等一長，懂的一點事情了，這叫一個習，「習相遠」，離這個「性相近」；人一出生是性本善的，和這個性善是相近；習相遠，那麼由這個種種的習氣，習學，習學就啊，遭到這個染污法，這個惡了，所以呀，與這個性善就相遠了。

「苟不教」，這苟不教啊，就是說，假設你若不教導他，不教訓他，「性乃遷」，這個善性啊，就搬家了。遷呢，就遷移了；遷移，就是搬家了。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搬到那個惡性上去。「教之道，貴以專呢」，你要是想教導他，令他還啊，恢復到這個性善上，那麼這要有一種啊，專一的工夫啊，來教導他，這貴以專，那麼所重要的，就是要專心來教化他。

這個性善，就是啊，說我們人人本有的這個性善。這個戒呢，也就是人人呢，本有的，本來呀，清淨的，所以叫性善。

「亦名守信」：又有一個名字，叫什麼呢？叫守信。守，就是保守；信呢，就是相信。相信什麼呢？「如昔所受」：你呀，以前所受的戒。「實能持故」：你呀，實實在在的去能啊，受持；受持，就是實行，就是守這個戒。

你們到臺灣去啊，受戒，回來啊，就把這個戒都忘了，這就是啊，不能持

了；實能持故啊，就是實不能持故；你若不忘了，這就叫守信。如昔所受，好像啊，以前你們所受的戒，能以呀，實實在在的去行持，止持，去修持，所以實能持故。不是啊，受完了戒就不管了！

你也可以不管，怎麼樣不管呢？你一點毛病沒有了。你若把毛病沒有了，也沒有妄想了，也沒有真想了，真想、妄想都沒有了；這時候啊，你不要說一天找不出來一個過錯呀，就是一年，十年也找不出一個過錯了。那時候，你就把這個戒都忘了也可以的，沒有問題了，這叫「不持之持，不修之修，無功用道」，你得要到那個程度上才可以；沒到那個程度，你不能說，啊，我就是現在修無功用道，不用戒，那是啊，騙自己。

所以呢，在這個受戒之後，一定啊，要常常啊，誦持這個戒律，也就是這個意思，都不能忘了它。你要修的無相了，你自己不為自己做打算了，啊，沒有自私心、沒有自利心、沒有妒忌心、沒有障礙心，你呀，真能行那個忍辱，行布施，那就是啊，無功用道。啊，你是不是能布施而離布施相，忍辱而離忍辱相，持戒而離持戒相，精進而離精進相，啊，禪定而離禪定相，般若智慧，一切都無所執著了？你若能這樣子，就可以的；不能這樣呢，就要勤誦這個戒律。

「後顯相者」：前邊那說先說這個名字，後邊呢，顯這個相。「前名之中」：在前邊納各四個名字裏邊呢，「已含止作」：那麼已經啊，包含了止持，和作持，止惡，作善，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，這就啊，止作。「即毗尼相」：這個就是啊，這個毗尼的相，毗尼的樣子。

Door2-040-056

若別說者，世親攝論，云毗奈耶，有四義，謂犯罪故、等起故、還淨故、出離故，廣如彼論。

「若別說者」：假設要是啊，特別的來說啊，這個道理，這個相，那麼這有「世親攝論」：在這個世親菩薩他作這個《攝大乘論》，「云毗奈耶」：他說啊，這個調伏，這個律藏，「有四義」：有四種的意思，特別的意思。四種的意思是什麼呢？就是「犯罪」：犯罪，也就是犯戒，就是啊，不守戒律，那麼違背佛所說這個制度。

「等起故」：怎麼叫等起呢？這個等起呀，就是前邊那個犯罪呀，因為什麼犯罪了呢？就因為啊，沒有智慧，所以呀，犯罪；沒有知識，所以犯罪。還為什麼犯罪呢？就因為放逸，這個放逸呀，就是不守規矩。

不說，「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滅」，這一天過去了，這個命，就少了一點；「如少水魚」，就好像那個魚在水裏呀，那個水少了似的。「斯有何樂」，魚要多水才能生存的，如果這個水少，就不能生存了，所以斯有何樂，這有什麼樂處呢？有什麼好處呢？因為這個，所以就「當勤精進，如救頭然」，應該呀，勇猛精進，好像救自己這個頭那麼著急。「但念無常」，也常常想著有一個無常，這無常鬼呀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就來了？「慎勿放逸」：你不要啊，放逸。

又因為什麼犯罪呢？因為啊，這個煩惱啊，太多了；煩惱太多了，所以呀，也就犯戒。又因為啊，不尊重著法，所以呀，你不尊重啊，三寶，所以呀，又犯罪，這叫等起故，有以上啊，這種種的關係，生出啊，這個犯罪的這種行為。

「還淨故」：這個那麼你犯罪了，是不是就不能得到清淨了呢？也不是。你要是啊，能以自己心裡歡喜改過，改過自新，啊，守持啊，這個戒律。或者呀，你自己呀，生一種懺悔心，不要等著人家給你說，你犯了什麼戒，你自己應該改過，不要等著人家講，這叫還淨；還淨啊，還復清淨，再回到這個清淨的本體上。

「出離故」：出離呀，這是啊，出離一切的罪惡，離開這個罪惡，就是「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」，那麼這叫啊，出離。這出離呀，生死；出離煩惱，出離這個放逸，出離這個犯罪。那麼這個意思若講起來是有很多的意思，不過這簡單講。「廣如彼論呢」：若是詳細來研究它，就好像那個攝大乘論呢，那裏邊說的很詳細。

第三、阿毗達磨藏。阿毗名對，達磨云法。法有二種：一、勝義法，謂即涅槃是善是常，故名為勝。二、法相法，通四聖諦；相者性也狀也，二俱名相。

第三呢，這是這個「阿毗達磨藏」：阿毗達磨藏，那就是「論藏」，又翻譯成「對法」。「阿毗名對，達磨云法」：阿毗呀，這個名字就叫相對法，「達磨」：有如法。這個達磨呀，就是佛法的這個法。阿毗達磨啊，就是相對法，也又是個比較法；以那一種法來比這一種法，互相來比較。「法有二種」：這個法呀，相對的法有兩種。

第一種呢，就是「勝義法」：勝義法呀，就是出世的這種的超勝的法，「謂即涅槃，是善是常」：所說的這個勝義法呀，就是講的這個涅槃。這個涅

槃呢，是善；這個涅槃的法也是善，它不斷滅。所以呀，「故名為勝」：因為呀，它又是一種善法，又是一種常法，所以叫啊，勝，勝義法。

「二、法相法，通四聖諦」：第二種法呀，就是法相法；這個法相法呢，就是有形相的這種法，也就是啊，世間法；這個世間，雖然說是世間法，但是啊，它可是啊，通於啊，四聖諦，就通於啊，苦、集、滅、道這四聖諦。那麼怎麼叫相呢？這個相者，所謂這個相，的這種解法，就是性，就是性相；「狀也」：也就是一個相狀，有這一個樣子。「二俱名相」：這個性，和這個狀，這兩種都是叫相，都是啊，屬於這法相的法。

Door2-041-057

法既有二，對亦二義；一者，對向，謂向前涅槃；二者，對觀，觀前四諦。

這個法呀，有法相法，有勝義法這兩種，那麼前邊那個對字呢，也有兩個意思。第一個意思，就是「對向」：彼此互相啊，對向；這是說的什麼呢？這是說的對著前邊這個涅槃，說涅槃是善，是常；這個對著不善，不常；這是相對。

「二者，對觀，觀前四諦」：要啊，相對的觀，作這種觀想；觀什麼呢？觀前邊那個四諦法。**四諦法**，說啊，這個苦，「**觀這個苦**」，這苦有多少種苦呢？有三苦、八苦、無量諸苦。你除非不受，你若受就是苦，但是你沒有法子不受。所以呀，三苦，就是苦苦、壞苦、行苦。

怎麼叫「**苦苦**」呢？就是啊，貧窮的困苦；貧窮本來就苦了，那麼又困難，所以這叫苦中之苦，苦上加苦，這叫苦苦。

「**壞苦**」，壞苦呢，不是貧窮人有的，是富貴人有的。富貴人本來很富貴的，可是它壞了，把這個富貴呀，壞了，所以就變成了這壞苦。若不壞呀，是覺得很快樂的；這一壞了，把這個富貴壞了，就變成苦了。

那麼這個也沒有貧窮困苦，也沒有富貴的壞苦，這就沒有苦了吧？也有苦，這叫一個「**行苦**」，怎麼叫行苦呢？你由少而壯、由壯而老、由老而死，念念遷流，念念不停，啊，這種啊，就好像行似的，行苦。這三苦。

**八苦**呢，就是「**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**」。釋迦牟尼佛為什麼出家修行？就因為啊，看見這生、老、病、死苦，沒有停止，所以呀，發心出家修道，生、老、病、死苦。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、求不得苦、五蘊熾盛苦。「**愛**

別離苦」，你所愛惜的東西，所愛惜的生出一種別離，那麼這覺得很痛苦了。

「怨憎會苦」，你所不願意的，啊，到每一個地方一定會遇著，遇著這種的環境，這叫怨憎會苦。「求不得苦」，你所呀，想要求的，若得到你覺得滿足了，若得不到總覺得這是苦了。「五蘊熾盛苦」，這啊，色受想行識這五蘊呢，啊，熾然而盛，就猶如啊，那個火啊，著的用水灑，灑不死它，用水呀，來滅火，也滅不了，這火不能滅，這五蘊熾盛苦。這八苦。

不單這八苦，還有「無量諸苦」，無量無邊的那麼多的苦，數不盡那麼多苦，這是啊，觀這個苦。

其次，又要觀「集」，集，你又啊，觀這個集，這個集呀，是集聚煩惱，集聚這無明，集聚這個貪瞋癡，要觀這個集。你知道苦了，就要觀這個集，觀集呀，你就啊，「慕滅」，羨慕啊，這個寂滅法；你羨慕寂滅法呀，啊，這個寂滅法是好啊，沒有苦，也沒有煩惱了，湛然常寂呀，這個寂靜這種的境界是非常好的，這就是羨慕。

修道，你羨慕這個寂滅法，寂滅，就是涅槃，涅槃法，就是那個勝義法；

那麼就要修道了，修行。要觀這四諦，這叫啊，對觀這個四諦的法。

那麼這個暑假班呢，就快圓滿了，在今年呢，這個暑假班，是分開三個段落；往年呢，在以前都是九十六天。等到明年呢，這個暑假班呢，一個也沒有了。怎麼說一個也沒有了呢？明年呢，或者在這啊，就傳這個傳戒，就在這個暑假班呢，就作為一個暑假的傳戒班。

這個傳戒呢，你們大家若歡喜的話，就是用這個暑假班就作這個傳戒班。

那麼前四年呢，都是外邊呢，要來練習佛教的這個教理。那麼第五年呢，應該呀，結一個果了。前四年是因，後一年是果；看看明年呢，能有多少人受戒！在這個我們現在台灣的，香港，他們受戒有的十八天的，有的三十二天的，有的五十三天呢，是去年有一次，大約五十三天呢，他們怎麼樣情形啊，都不知道？

那麼等我們這呢，這頭一次啊，不能一百天，但是九十六天是可以的，我們要這個作的比中國他們那個傳戒更好！作的圓圓滿滿的，我們拜佛也拜多一點。所以你們今天去求戒的，如果要到台灣去求戒，你們要學它那好的地方，帶一點呢，珠寶；那個戒珠啊，你看它怎麼樣光明啊！怎麼樣放光啊！啊，帶回來。怎麼樣呢？就是啊，把這個怎麼樣拜佛呀，講法呀，

記回來！不要把那個垃圾都撿回來了。你們這回呀，是受**金剛光明寶戒**！

Door2-042-001

其能對者，皆無漏淨慧，及相應心所等。由對果對境，分二對名；故慧但是對，而非是法，非所對故。

「其能對者」：前邊呢，這說這個「對」，有兩種，這就是「對向」，就是的這個說涅槃；二呢，就是「對觀」，觀，呢這個四諦法。其能對者，它啊，所以能對者，「皆無漏淨慧」：這是啊，無漏清淨的智慧。什麼叫漏呢？漏，就是一種毛病，就是一種習氣。這個有漏，有漏的善，有無漏的善。有漏的善，就是啊，世間的這個善；無漏的善，就是出世間的善。

好像你在世界上，造一個醫院，這對於人呢，有益處，這是世間的善。你造一個學校，令一般學生來讀書不要錢，義務啊，教育其他人的子弟，這也叫善，這叫有漏的善。你或者自己單獨的發心造一個橋樑，這也叫有漏的善。或者你呀，造一條路，道路，令人呢，行走方便，這也都叫有漏的善。

什麼叫無漏的善呢？譬如你印刷佛經，來呀，流通啊，這個佛經。自己沒有錢當然呢，不要勉強，要是有錢的話，就要啊，印多一點這個佛經。譬如我一個人，印這個《華嚴經》，我印它五百部，或者五千部；啊，有人呢，需要，我就送給他一部，不要錢；那麼他要是願意給回來錢呢，也更好，可以呀，用這個錢，再繼續著印其他的佛經，這個呢，就叫無漏的善。

或者你呀，發心造各廟、造個寺院、造個道場，這都叫啊，無漏的善，出世間的善。或者你發心呢，造佛像，啊，有這個廟，有道場，必須要有佛像來莊嚴這個道場；那麼你造個佛像，這也是啊，出世無漏的善。這是造佛像來住到廟裏頭，來呀，莊嚴道場；你若再能造佛，那更是出世的無漏的善根了，那個善根呢，更不可思議了，那是無窮無盡的。

怎麼叫造佛呢？說是我們造佛像用木頭來造，造活佛那怎麼造法呀？佛是可以造的嗎？當然可以！啊，說那怎麼造法呢？怎麼造法？你就幫助人出家就是造佛，這個出家人，將來一定成佛的。你幫助人出家，幫助來，幫助去，自己也出了家了，造成其他的佛，也把自性的佛也造成了。

我講這個《六祖壇經》的時候，講這個六祖，啊，有一個買柴的客人，幫助他十兩銀子，就呀，造一個祖師。那麼他聽了，啊，這個造個祖師是不

錯的，於是乎啊，啊，在這個國家有幾個出家人呢，他就幫助他一千塊。果詹一千塊錢呢，很不容易的，因為什麼？他很捨不得錢。不是旁的捨不得，他捨不得吃、捨不得穿、捨不得用；啊，這個幫助人去出家，他捨得了！

我知道他很儉樸的，要不然的時候，不能有錢的，他知道怎麼樣存錢，所以有一點錢。他這個錢也不容易來的，啊，去啊，做海軍，在那個海軍的軍隊裏頭，啊，又上天又入地，啊，等一等又鑽到海裏去，哈哈，等一等又跑到岸上來。那麼，啊，幫助人家出家，現在他自己也出家了；哎，我也來試試看！這回不是試試看，這回就要躬行實踐，實實在在的來做，這都是造無漏的功德，這都是啊，造無漏的功德。

那麼說我造一個佛像，造一個佛，啊，造一個祖師就可以了嗎，就夠了？不是的。要造無量無邊，無窮無盡那麼多，把所有的眾生，都啊，度他們成佛！啊，好像那個阿難發的願，說，如一眾生未成佛呀，終不於此取泥洹，一個眾生啊，不成佛，他自己也不成佛，發這種願，這都叫啊，無漏的功德。

這無漏，現在講這個「無漏的淨慧」：淨啊，是一種法；這慧呢，本來也

是法；但是在這呢，就不是當「法」來講，是啊，就是一種行，「隨行」。

為什麼呢？它沒有所對著，所以叫隨行。這無漏淨慧。

「及相應心所等」：這個相應心所，這個相應啊，就是二十四個不相應；心所，有五十一個心所。你們要想詳細知道，可以去呀，查一查。「由對果對境」：因為啊，它對著這果，對著這個境，所以呀，「分二對名」：分兩個「對」的名字，對果，也對境。

這兩個對的名字，可是啊，這個慧呀，「但是對，而非是法」：這個慧呀，是對著法的，為什麼呢？這個你自己呀，有智慧來選擇這個法。所以呀，這是啊，對著法，而不是，這個慧呀，是你裏邊的自己的智慧，來對著外邊的你選擇的法，所以這個慧，在這不是法，而非是法。「非所對故」：因為它不是所對的這個境界，它是你內心的，所以這叫隨行。

Door2-043-002

言對法者，法之對故。故對法藏，特名慧論；舊譯為無比法，以詮慧勝故。

所說的這個「對法藏」，「對法」，究竟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「法之對」：

它也對法，就是法，和法相對著，就是這個緣故，所以對法藏，所以呀，這個對法藏，這一個藏，啊，也就是論藏；論藏呢，「特名慧論」：就啊，這個特別的給它起個名字就是慧論藏。為什麼叫它慧論呢？因為這是法的所依。法所依的，就依這個慧，所以叫慧論，慧論藏。

「舊譯為無比法」：以前那個翻譯的，就是翻譯的不是叫「對法」，叫「無比法」，沒有比的，所以這個翻譯呀，有很多種方法來翻譯，它叫「無比法」、又叫「對法」、又叫「慧論」。「以詮慧勝故」：為什麼叫無比法呢？這是顯出這個慧的，智慧的殊勝的緣故，所以叫無比法。那麼無比法，和對法，和慧論，慧論藏，這個意思呢，都是一樣的，都是顯這個智慧的殊勝，智慧呀，它是殊勝的。

在過去，這個佛經很少翻譯成英文；所以在西方啊，的人，明白佛法的就很少。日本人把佛經有的時候翻譯成英文，那麼有的人呢，就誤會，說是啊，這個佛法就在日本。那麼究竟佛法在什麼地方呢？佛法也不在中國，也不在日本，也不在美國，在什麼地方呢？在每一個人的心裏頭。

你心裏有佛法，就是佛法；你心裏沒有佛法，那佛法就滅，那就末法了。

所以正法、像法、末法，這都是在眾生的心裏的作用。那麼雖然說是在心

裏頭，**但是要由文字來表現**；若沒有文字啊，那麼還顯現不出來這個法。

啊，就好像那個在衣裏邊的那一粒明珠，那寶珠，沒有人告訴你，你不知道你在衣服裏邊有一個寶珠在那；那有人依告訴，說啊，你衣裏邊有一粒寶珠在那價值連城，喔，你拿出果然是。

這個眾生的心裏邊那一粒寶珠啊，那個法寶的寶珠，有人給你指出來了，你就明白了，明白，這就是正法；你不明白的時候，那就是末法。所以我講這個正法、像法、末法，這個講法和其他的法師講的也不同的，常常啊，是這樣子。那麼現在我們翻譯成英文，用這個文字來把它表現出來，告訴啊，我們這個心裏邊呢，那無價寶珠啊，人人都有的。

人人若沒有法，佛就不需要講法；因為人人都有這個法，所以佛啊，就告訴我們大家說有這個寶珠。那麼現在啊，在西方這個寶珠啊，也要大放光明了！但是放光明啊，有眼睛的人會看的見，沒有眼睛的人還是看不見，看不見這光明。所以沒有眼睛的人，又要有眼睛的人告訴他，他才能有這種的光明的感覺。所以我們現在啊，翻譯經典這個工作呀，是很要緊的，我們護持正法，就要大家努力翻譯這個經典。

等我們這個暑假班圓滿那一天，你們把這個法呀，可以帶到紐約去，到紐

約啊，給他們看看，看看你們這個寶珠；你但是不要自己就把它用這個墨染上了，用這個染上放不出來光了，弄邇邇；你要啊，保持它的這種光明，到那照一照沒有眼睛的人。

### Door2-044-003

世親攝論云：阿毗達磨有四義：謂對故、數故、伏故、通故。對義同前。數者，於一一法，數數宣說；訓釋言辭，自共相等，無量差別故。伏者，由此具足論處所等，能勝伏他論故。通者，此能通釋素怛纜義故。

這個世親菩薩他所作的那個《攝大乘論》，裏邊呢，有解釋這個「阿毗達磨」：他說啊，這個阿毗達磨，就是這個對法呀，有四種的意思。這四種的意思啊，第一個，就是「對故」：所說的對故，就是啊，和前邊那個對法這個意思是一樣的。第二啊，是「數」：數啊，就是說了很多次；啊，把它用這種啊，權巧方便的言辭，來呀，說一次又一次，這叫數。「伏呢」：就是降伏。「通啊」：就是通釋。

「對義同前」：所說這個對法這個意思啊，和前邊所說那個意思是一樣的。

「數者，於一一法」：在每一個法，啊，每一個法門呢，「數數宣說」：

那麼說一次又一次，也不怕重覆，那麼詳詳細細的把它說出來，宣說出來。

「訓釋言辭」：這個訓呢，是教訓；教訓，解釋這個言辭，所說這個法如何如何，用這個種種的言辭，來把它解釋出來。

「自共相等，無量差別故」：這個什麼叫自相呢？自，就好像這個色，色受想行識。這個色呀，它若是有的時候會改變的，改變的，就有一種相；那個受呢，它就有領納的相。啊，所以呀，這個自相，就是啊，這個色的自相，受的自相，色的自相，就以質礙為相。質礙，質礙啊，就是有一種啊，形質；有一種啊，礙；礙，就是啊，障礙不通了。

這個受是以質礙為相；受呢，就以領納為相；這叫啊，自相，自己的，色受想行識啊，它各有自相。「共相」：共相呢，就是苦、空、無常這叫共相，這叫啊，自共相等。「無量差別故」：有無量無邊呢，這麼多的分別；就講色，有多少種色；這個受，啊，又有多少種受；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，這都啊，分別的很清楚的，所以呀，無量差別，那個意思啊，有很多很多種的分別的這種。

「伏者，由此具足論處所等」：這個伏，伏啊，就是降伏。論處所等，那麼這個什麼叫伏論？因為這個論呢，有論體，論處；這個論這個理的理體，

論這個處所，這是論。論莊嚴，這也是論；那麼有這個論的這個證據，這也是一種論；和這個論勝負，論出離，這都是論；論這個所作法。

這個種種的論，你呀，要有一個勝，先立一個必勝的這種的宗；你凡是論呢，必定要有宗。好像舍利弗的舅父，去和釋迦牟尼佛呀，去辯論，他就啊，先立一個宗。什麼呢？他以不受為宗。釋迦牟尼佛問他，你還受這個不受的見不受呢？他沒有話講了，這個這就是啊，輸了，敗了，失敗了，沒有勝了；沒有勝，這就沒有伏。

那麼勝了，啊，把對方講的沒有話可說了，五體投地了，說啊，啊，你這個宗對了！那麼這就叫勝，伏，勝伏。這個勝啊，是以這個立這個宗；這個伏呢，就是能把對方那個論呢，給破了，破了對方那個宗，所以這叫啊，論處所等。「能勝伏他論故」：能啊，把這個他人所立這個論給破了，啊，給他打倒了，這叫啊，伏。

「通者」，什麼叫通呢？通，就是啊，一種明白的意思，通達無礙了，了解了。了解了，用什麼了解呢？用這個阿毗達磨，這個對法這種的道理，來了解呢，這個經上的意思，明白經的道理；因為你用這個論的意思，來呀，解釋這個經的這個意義，這是很容易明瞭的，所以叫通。

## Door2-045-004

亦名優婆提舍，此云論議。亦名摩怛理迦，此云本母；謂以教與義為本為母。亦云依藏生解；藏為解母，本即是母。亦名摩夷，此云行母；依藏成行故，行之母故。

這個阿毗達磨這個對法，「亦名優婆提舍」：又名字呢，叫優婆提舍。優婆提舍是梵語，翻譯成中文呢，就叫「論議」。那麼又翻譯成英文呢，叫什麼？就你們翻譯了。

你翻譯的時候，不要再說翻譯成中文是，你若說翻譯成中文，要說論議，就不要把這個論議兩個字翻譯成英文。我因為聽你們有的時候翻譯，說是翻譯中文是什麼，根本就是英文，不是中文；那麼這樣子呢，就變成中不中，英不英了，也不是梵語。

「亦名摩怛理迦」：這個字讀勿丫'，這也是梵語，摩怛理迦，翻譯成中文呢，就叫「本母」。本，就是根本；母，就是父母的母；就是根本的母親。這個意思是什麼樣呢？「謂以教與義為本為母」：說這個這是意思就是說

這個教啊，就是根本的教；這義啊，啊，就是根本的母親。

「亦云依藏生解」：這個意思呢，又說是啊，又有一個意思叫依藏，依照這個論藏啊，能生出解釋來，能明白，能通解。「藏為解母」：這個藏啊，就在那啊，收藏起來；收藏起來啊，這啊，翻譯成就是「解母」，這是一個明白的母親，「本即是母」：這個本呢，也就是個母。

「亦名摩夷」：又有一個名字，叫什麼呢？叫摩夷。「此云行母」：這個摩夷呀，翻譯成啊，就叫啊，行母，行門的一個母體。「依藏成行故」：因為啊，依照這個藏啊，這個論藏啊，修行啊，這行門的緣故；「行之母故啊」：所以呀，依照這個藏來修行這行門，那麼所以這個藏啊，就是行門的好像行門的一個母親似的。

然此三藏，約其所詮，略有二門：一者剋性；則經詮三學，律唯戒心二學，論唯慧學，如攝論說。二約兼正；則三藏之中，經正詮定，毗尼詮戒，論詮於慧，兼各通三。

「約其所詮」：那麼像前邊所說的這個樣子，這個三藏啊，經、律、論三藏，「約其所詮呢」：要啊，大約著約略著也就是簡單的來說，它所詮顯

的，所呀，包括的，「略有二門」：那麼略略的說有兩種的門。第一的呢，就是剋門，第二的呢，就是兼正。

「第一這個剋，剋性」：叫剋性，怎麼叫剋性呢？就是啊，它所能詮顯的是哪一種，經所詮的是這個戒、定、慧呀，是哪一種？那麼律所詮顯的是哪一種？論所詮顯的是那一種？

現在先說這個經，這個經所詮顯的這個三學，就是啊，經可以呀，包括有戒、定、慧這三學啊，都在這個經裏頭有的。「律唯戒心二學」：這個律呢，就是啊，所詮顯的，這個戒學，和這個心學；這個心學，也可以說是定學，因為你這個定，是心裏定，所以呀，這個心學，也就是定學。因為什麼呢？你持戒，由戒就生出定來了，你有定心了，所以呀，這個律呀，有這個戒定這二種學。

「論唯慧學」：這個論呢，是所詮顯的是這個智慧，令你明白這個道理。

「如攝論說呀」：那麼這種的道理，要是想詳細知道它，詳細明白它，就啊，要研究這個攝大乘論，那裏邊說的很詳細。

「二約兼正」：第二門呢，叫兼正門。兼呢，就是兼其它的門；正啊，就

是本門；就是那個譬如定，這個定就是本門，那麼又兼慧，或者兼戒，這兼著，這兼正。「則三藏之中」：所說的經、律、論三藏之中，「經正詮定」：這個經學呢，它所正詮的，所正，它的正的，詮定學，所以說這個經正詮定，經啊，它正，正當它本門呢，就是啊，詮的這個定學。

「毗尼詮戒」：這個毗尼，調伏法，它所詮顯的呢，就是這個戒學。「論詮於慧」：這個論呢，論藏，它所詮顯的就是這個慧學。這個戒、定、慧這叫做「三無漏學」，你能持這個戒、定、慧三無漏學，就會得到無漏的果。

「兼各通三」：要是往兼著來講，兼其它的門來講，就是啊，經的本身，也可以兼這個戒，也可以兼這個慧；這個戒的本門，它也可以兼呢，定，又可以兼慧；這慧的本門，佑可以兼呢，定，也可以兼戒；不過，它不是它主體；主體呢，就謂之「正」；這個兼呢，就是附帶的。所以這個戒定慧，經律論，雖然說各有正，但是也都有兼；所以這個法，為什麼說要講的很活潑起來，也就是啊，它有這個兼、單、對、待，啊，有這個正，又兼其它的這個學，所以呀，這叫啊，兼各通三。

那麼這個今年暑假班呢，十九號圓滿了是不是？十九號圓滿了這個暑假班，就有五六個人呢，要跑了，五六是三十；又有六七個人呢，或者不跑；五六三十，六七就四十二；這七十二個。七十二，有跑的，有不跑的；跑到什麼地方去呢？跑不出去這個法界。那麼有五六個人呢，到紐約去，在這個期間呢，我就可以躲懶偷安一個短短的時期，所以呢，這個lecture，華嚴經lecture，就在預備兩個禮拜先休息。

那麼休息，可是我們這個華嚴經lecture休息了，其它的地藏經，金剛經啊，或者楞嚴經啊，或者其它的經典，並沒有休息，這個lecture，並不可以休息。那麼還是每天晚間呢，有lecture，每天晚間呢，七點到九點一樣。那麼都誰給lecture呢？我現在提出來幾個人的名字，不過這還要你們自己同意；若不同意的，說我不給lecture，我願意聽lecture，那也可以，我再找另外其他的人。那麼我相信我若懶呢，其他人不會學我這個懶，所以也不會有人呢，不願意給lecture。等你們在紐約回來的時候，還繼續啊，我們華嚴經，還是要華嚴，旁的不要，兩個禮拜之後還是要華嚴。

我想我們那個窗，那地方有三個窟窿，有三塊玻璃，或者寫上三個字，叫華嚴會，上邊金山寺啊，下邊寫華嚴會，用三張紙我寫上字，那麼外邊，

外邊也看不見來呀，是我們這個裏邊金佛像啊，是鑽石的佛像，他們都不知道了，所以呀，這個是個好辦法。

第二，明二藏者：一、聲聞藏，二、菩薩藏。即由前三藏，詮示聲聞理行果故，名聲聞藏；詮示菩薩理行果故，名菩薩藏。

在這個三藏之後，又啊，有個二藏。這個二藏，什麼是二藏呢？就是個聲聞藏，一個菩薩藏。聲聞藏裏邊呢，就包括緣覺。那麼聲聞，是由啊，聞佛聲音而悟道，所以叫聲聞。他所修的呢，是四諦，十二因緣法。四諦法，就是前邊所講的那「苦、集、滅、道」這四聖諦。

十二因緣，就是無明緣行、行緣識、識緣名色、名色緣六入、六入緣觸、觸緣受、受緣愛、愛緣取、取緣有、有緣生、生緣老死。那麼這個十二因緣呢，是緣覺修的；緣覺，他在有佛出世的時候叫緣覺；在沒有佛出世的時候，他就叫獨覺；他自己呀，開悟了，所以呀，這叫獨覺。

可是這個聲聞藏啊，它又叫小乘，又叫二乘，二乘啊，就是聲聞和緣覺，這叫二乘人。菩薩呢，叫大乘。所以呀，在這個賢首教來呀，講的有三藏、有二藏。這一部經，它是教菩薩法，是大乘法，是大乘法。菩薩，修六度

萬行的，六度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；這六種啊，布施，都可以到彼岸，但是你必須要去實實在在的去做去。

你就修布施法，你修到圓滿了，就會到彼岸；你修不圓滿，當然呢，到不了的。譬如你做布施，做的真了，不單身外的財你布施了，身內的財你也布施了。所謂內財、外財，「外財」：是國、城、妻、子他布施了。好像釋迦牟尼佛，啊，可以做轉輪聖王，他不做了，他出家修道，把國家，把國也捨了，把家也捨了，把他太太也捨了，都布施，把他兒子也捨了，羅睺羅，是他兒子，他也捨了，這外，捨國、城、妻、子。

「內」，捨頭、目、腦、髓。啊，有人要用他這個頭，他也可以把這個頭來布施了；有人想需要他這個眼睛，他眼睛也可以布施；腦，頭裏邊這個腦；和髓，骨頭裏邊這個髓，有人需要他都可以呀，布施，這內財。他為法忘軀，為法呀，為求法，啊，捨一千個生命，來呀，為求大乘的佛法，這都是行菩薩道。

說是這個是很困難的，這國能捨，家也可以捨，啊，太太也可以捨，兒子也可以捨，要捨自己這個頭，那怎麼可以辦得到呢？又要捨自己的眼睛也不容易的，不錯了；所以舍利弗啊，啊，就因為捨眼睛，又退回來這個

菩提心了，難怪你說這捨不得。可是捨不得，你要捨才能得呢！你不捨，所以就不得。你若捨了，就得了；捨得捨得，不捨不得。得什麼？得無上菩提果，得到彼岸，這你要捨得！越你捨不得的，你若能捨得，那就是啊，到彼岸了。

說，我捨不得，那怎麼可以捨呀？那就不得嘛！那怎麼可以得呀？得個什麼？得到無上的菩提果，得到無上的智慧。說，這個道理呀，有點意思！但是《心經》上說「無智亦無得」，那麼又怎麼說呢？你捨了，它才「無得」了。這個又要這麼說，《心經》啊，講般若，般若是無相的，所以叫你無智亦無得。那麼我們現在講這個布施，布施是有相的；你不能拿這個布施這個「得」，和那個般若那個「得」來比較。一樣的「得」，但是啊，啊，有的就是張三得，有的就是李四得。那麼「得」與「得」雖然是一樣，但是啊，心就有少少的分別。所以呢，布施，你要是啊，布施到極點了，就是啊，你不能布施的，你又布施了。

好像我在講一講果詹，果詹他本來不能布施的，不能布施什麼呢？不能布施這個身體給佛教，他以前呢，總捨不得捨不得！對我說要出家，也不出；要出家，也不出；我就說，我說妳等一等囉！你這個感情啊，很豐富的，你等你把這個感情啊，薄一點的，淡一點的，再出家。

那麼他現在呀，機緣成熟了，差沒有幾個鐘頭啊，啊，他要出家了，啊，那就可以了，這就捨得了。那麼其他人呢，也是這樣子，你要能捨得呀，就可以的；若不能捨得呢，啊，就不可以了，這要捨得。

所以呀，這個智慧，人人都想自己有智慧，你會用才算有智慧；你若不會用呢，那就是沒有智慧。

「即由前三藏」：即由，就是啊，從前邊那個所講的那個三藏，就是經、律、論。「詮示聲聞理行果故，名聲聞藏」：詮示啊，就是顯示，明明白白的告訴你，這叫詮示。聲聞，昨天晚間已經講這個聲聞呢，是聞佛聲音而悟道的，所以謂之聲聞；他呀，修四諦，十二因緣法。理，理呀，是這個道理；講聲聞乘這個道理。什麼道理？也就是這個四諦，十二因緣嘛，這個道理。行，行就是修行，行門。

Door2-047-006

今天我給你們出這個對聯呢，這就是「九界眾生，同入不二門」，我們這個不叫不二門嗎！「圓證覺地」，這是啊，上聯，給你們出的。這個下聯

你們對什麼，看你們個人的智慧去對去。這個事情是很奇怪的，上個禮拜那個對聯的本子啊，我沒有批改完，所以等到啊，大約是禮拜六啊，才交回去給你們。那麼這個禮拜這個對聯呢，本子，你們這課本，就沒有人交回來了，我拖延一個禮拜，你們也拖延一個禮拜，這是啊，來而不往，非禮也！這禮尚往來。那麼本來我預備，我禮拜六交給你們的時候，這禮拜五吧，交給你們；禮拜六或者禮拜天交回還，上個禮拜這個對聯，又可以改好了，那麼今天呢，這本子又可以交回給你們。

在今天呢，出這個新的對聯，如果你們哪一個人對的好的呢，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對聯來呀，作為我們這個門的一個對聯。那時候我說啊，要作一個對聯，果寧用這個金山兩個字，作了一個也是太妙，所以呀，令人都不懂？所以就因為它太過妙了不懂，所以不能用。那麼這回這個，說是不妙而妙，這回不會是個太妙不妙，不妙而妙；它那是妙而不妙，所以呀，你們個人看看，對一個好的對聯，那麼就作出在門前邊作一副對聯。

「九界眾生」，九界，就是啊，菩薩、聲聞、緣覺這是三界了；再加上啊，天、人、阿修羅這六界了；再加上啊，地獄、餓鬼、畜生這就是九界了，這九界的眾生。「同入不二門」，我們這三個門可是不二，三個門是不二，這叫不二法門，同入不二門。「圓證覺地」，圓，就是圓滿；證，就是證

得了；覺地，覺地就是佛地。圓證佛地，因為不能用這個佛地，怎麼說呢？

這裡頭有個意思，暫時先不講。

那麼這個下聯你們看對什麼，要想一想，想清楚了，把它對出。對呀，或者明天、後天，趕快把這個本子交回來。雖然我們這現在做工很忙的，也不要拖延。因為上個禮拜那個題目啊，因為那又是「啞巴」、又是「聾子」、又是「瞎子」；所以你們對的，有的對的還差不多，有的對的就離的很遠，所以改的很不容易改的，不容易改。那麼這一次啊，這個大約容易對！

這個對聯呢，你們要記得，那個上聯有什麼字，下聯呢，就不可以再對這個字了，不可以；譬如上聯那說，說什麼，你下聯就不可以再說，說什麼；你不能說講，也不能說講什麼了，講什麼，還是說什麼嘛！那個相對著，它和上聯要不一樣。那麼這個對聯呢，各位都要用一點心，去用一點腦筋來研究一下。

這是啊，講這個修行的行門，有修行的行門了，又得到果；得到啊，什麼果呢？得到初果須陀洹、二果斯陀洹、三果阿那含、四果阿羅漢，得到啊，這個果位。啊，證到初果，就斷了見惑；證二果，斷思惑。什麼叫見惑呢？見惑，就是對境起貪愛，這叫啊，見惑。見到這個境界，你生出一種貪心，

生出一種愛心來，沒有定力了，啊，這個就叫見惑，見到這個境界你就迷惑了，你就生出疑惑來，認不清這個境界。境界來了，啊，就把這個智慧也忘了，就迷了。

什麼叫思惑？思惑，就迷理起分別，這個對理論呢，不明白了，迷了，生出一種分別心呢，來越想越錯，越錯越打妄想，這叫迷理。思惑，思想啊，出了疑惑了。好像本來不應該懷疑的，那麼他生了懷疑了，這叫啊，思惑。本來見到這個境界你應該不動的，你動了，這叫見惑。

證到羅漢果，就把這個見惑、思惑都斷了，所以呀，這「果故」，所以「名」叫聲聞藏。這個菩薩藏呢，也是這樣子。「詮示菩薩理行果故，名菩薩藏」：顯示這個菩薩所修的這個道理和行門，所證的這果位。菩薩所證的是什麼果位呢？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覺，再最高了就是妙覺。這是啊，簡單的講一講這個三藏，和這個二藏。

在這個禮拜三呢，就是十五號，從台灣呢，來了幾位菩薩，這幾位不是啊，新菩薩，是老菩薩，老的牙都要掉了；眼睛啊，也要花了；頭髮大約也都白了。為什麼這樣子呢？就因為教化眾生啊，太辛苦了！所以呀，不惜生

命來教化眾生，把自己呀，這個身體也忘了；所以呀，弄的牙也要掉了，眼睛也花了，耳朵也要聾了，頭髮也白了，啊，那麼還是啊，這麼樣抖擻精神行頭陀行。現在呀，居然呢，就飛到美國來。

Door2-048-007

故莊嚴論第四云：此三藏由上下乘差別故，復為聲聞藏及菩薩藏。攝大乘同此。此就二乘理果同故合之。

因為在前面所講的有聲聞藏和菩薩藏，這是啊，有一種根據的；根據什麼呢？在這個《莊嚴論》：有這麼一部啊，論，叫莊嚴論。在這個莊嚴論第四卷呢，它說，「此三藏」：就是前邊呢，這個經、律、論三藏，「上下乘差別故」：由這個上乘，這下乘；上乘，也就是個大乘；下乘，就是小乘；因為這個上乘，就說的是啊，這個菩薩藏；下乘，就說這個聲聞藏；差別，它有所分別。

「故復為聲聞藏及菩薩藏」：因為它有所不同，有所分別，所以呀，就分出來聲聞藏，和菩薩藏這兩種。「攝大乘同此」：有一部啊，叫《攝大乘論》，它和這個說法是一樣的。

「此就二乘理果同故合之」：這個二乘啊，就是聲聞乘和菩薩乘。雖然聲聞乘和菩薩乘這個名字不同，但是理果呀，都是相同的。所以呀，那麼就把它提出來說一說，把它再合起來，和這個聲聞乘，和菩薩藏。那麼這個二乘的，雖然說是聲聞乘、菩薩乘，也可以說是聲聞、緣覺乘；聲聞、緣覺這個理果相同。所以呀，合而為一，就是啊，作為二藏，聲聞藏和菩薩藏。

若約教行別故，即開三乘以為三藏，如普超等經。又由緣覺多不藉教，出無佛世；佛在世時，攝屬聲聞故。但分為二，即是大小半滿不同。

這個三藏，經、律、論這三藏；那麼聲聞、緣覺、菩薩這叫三乘。三乘，把這個聲聞、緣覺合而為一，這叫啊，聲聞乘、菩薩乘；又叫聲聞藏，又叫菩薩藏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個緣覺啊，這「又由緣覺多不藉教，出無佛世」：這個緣覺啊，就是觀十二因緣而悟道的。

「出」：有佛出世，在世的時候，他叫緣覺；無佛在世的時候，他出世，這叫獨覺。所以呀，他不一定啊，借著這個教理呀，來開悟。所以呀，「出無佛世」：他常常啊，在無佛世的時候，這叫啊，獨覺，也叫緣覺。「佛

在世時」：在啊，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，「攝屬聲聞故」：這個就是屬於聲聞，就叫聲聞；沒有叫啊，這個緣覺、獨覺，就是聲聞。

「但分為二」：有的時候，說是二乘聲聞緣覺分開。「即是大小半滿不同」：就是啊，大乘和小乘；有半字教，有滿字教，稍為有一點不同。什麼是半字教呢？半，就是一半；滿，就是啊，圓滿。這個小乘的教，就叫啊，半字教；大乘的教，就叫滿字教。

阿含，這是半字教；般若、法華、涅槃，這叫滿字教。也就好像啊，這個小孩子，你教他啊，讀大人所讀的書啊，他不能讀；所以呀，只可以教小孩子讀啊，或者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這麼一個字一個字這麼教他這個數目字；等到他懂了一點一點的，才能認識字啊，多了，所以呀，這叫半字教；和滿字教，這有的地方不同的。

又者，這個小教，和始教，這是啊，半字教。終教，就是有一半的半字教，一半的滿字教。頓、圓，這都是啊，滿字教。這個終教呢，是對半明滿，對這個半字教顯露出來啊，這個滿字教。這是啊，賢首五教啊，來講這個半滿。

若天臺四教來講呢，藏通啊，這就叫半字教；別圓呢，這是滿字教。這個天臺，和賢首這個教理，也都有啊，大同小異的地方，所以呀，這個半滿也都差不多的。那麼學佛法，先學半字教，然後再啊，學滿字教，這叫啊，循序漸進，依照次序啊，一點一點往前進步。

Door2-049-008

第二明所攝者，此經三藏之中，正唯修多羅攝，兼詮餘二，十藏等品，廣顯戒故；問明等品，顯論議故。若就修多羅中，以義揀教，則唯十藏攝。具足主伴，顯無盡故，教義融故。二藏之中，唯菩薩藏；若分權實，但菩薩藏一分所攝，權不攝故。

「第二，明所攝者」：前邊呢，那是正攝，現在別攝，明啊，所攝，它所攝的，所以說第二，明所攝者。「此經三藏之中，正唯修多羅攝」：這一部華嚴經，此經啊，就是華嚴經。這部華嚴經的裏邊，正唯修多羅攝，就是經藏所攝，所攝的華嚴經。「兼詮餘二」：也啊，兼著律，兼論；餘二，就是律和論。

「十藏等品」：在這個華嚴經裏邊呢，有十藏啊，品，那裏邊呢，「廣顯

戒故」：因為在這華嚴經十藏那一品呢，特別的推廣，寬廣，來呀，顯示這個戒律，啊，把這個戒律啊，來呀，顯示明白了。「問明等品，顯論議故」：這個有菩薩問明品，這一部經裏邊，這個菩薩問明品，這也是啊，說的很多地方都說的這個論議，就說這個論藏故。

所以呀，他說呀，攝兼詮餘二，這個論藏和律藏啊，這一部華嚴經，也有的地方啊，談到這個律藏，和這個論藏；有十藏品呢，就談到律藏；問明品呢，就講這個論議。

「若就修多羅中，以義揀教，則唯十藏攝」：若是就著這個修多羅，就是就著經中，按著這個經啊，這個藏來講，修多羅中，經裏邊呢，以義揀教，他這個義；揀別，這個揀呢，就是揀別；揀別這個教理；則唯十藏攝，這就是在那個十藏品裏攝。

「具足主伴，顯無盡故」：它這裏邊呢，啊，又說有主，又有伴；也就是賓主；主也具足，伴也具足；這顯呢，無盡故，這是重重無盡這個道理呀，是無窮無盡的。「教義融故」：這個呢，就是這個教，和這個義理呀，互相融通，互相融通互相無礙。

「二藏之中」：就是啊，在聲聞藏和菩薩藏裏邊，「唯菩薩藏」：它啊，是屬於菩薩藏，這一部《華嚴經》。「若分權實」：假設若是啊，分出來這個權和實這個教，「但菩薩藏」：就是啊，屬於菩薩藏，這一部《華嚴經》啊，屬菩薩藏。「一分所攝」：單單屬於菩薩藏所攝，這個聲聞藏啊，不攝這一部經。

啊，因為什麼呢？「權不攝故」：因為這個權教啊，不攝這個實教；菩薩藏呢，就是實教。

若約此攝，乃至聲聞，亦此經攝；乃能包含無量乘故。揀於權實，至下立教中明，已辨所藏攝竟。

「若約此攝」：那麼這一部經是菩薩藏所攝，是菩薩藏；若約此攝，若是單單講這個攝字，「乃至聲聞」：就是聲聞藏；「亦此經攝」：也就是這一部《華嚴經》啊，它啊，也攝聲聞乘。為什麼呢？「乃能包含無量乘故」：這一部經啊，它的極廣大，盡精微，無所不包，無所不捨；無論你是大乘，小乘啊，是佛乘，是最上的一乘啊，都在這一部經裏所包括著。所以呀，說無量，包含無量乘故，沒有數量這麼多的乘，都在這一部經裏包括著。

「揀於權實」：若是揀別這個權和實的說法，這種的詳細的說法，「至下立教中明」：在那個立教那一段的疏文裏呢，會說明白。「已辨藏所攝竟」：這個辨，就是辨明，辨別明白了它。現在已經啊，辨別明白這個藏所攝的是屬於哪一藏。竟，竟啊，就是這個疏文到這，這個藏所攝啊，藏教所攝講完了。可是啊，這是單單講一個藏，還沒有啊，講這個教攝。

我們研究佛法，必須要啊，把它研究明白；不然的時候，你對這個教理就不懂。不懂，這懂不懂得你一說出話來，人家就知道。好像昨天我們來這四位啊，客人，他們所講，一開口就知道啊，什麼也都沒有學過；也沒有學講過經，也沒有研究過教，所以呀，這一開口就不知道怎麼樣講法？